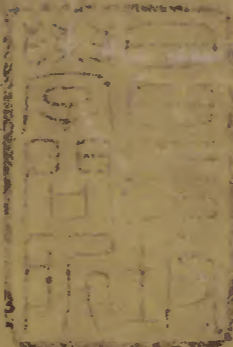


楚辭補注



1555	五	漢書門
一二〇	五	
四二九四	〇	
冊架函號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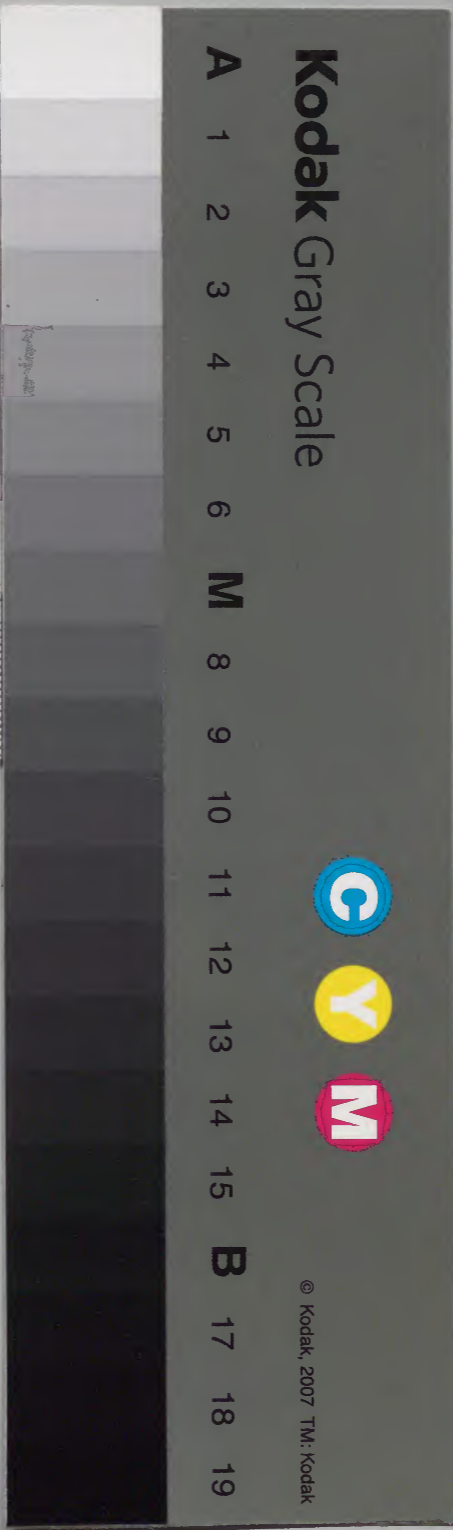
三三三	五	漢書
三一	五〇	
一四	〇	
三	四	
冊架函號類		

漢書
假特四十三
五五〇四號
全四

楚辭補注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504
冊數	4 (1)
函號	別 43 3

別 43-3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楚辭目錄

淺草文庫

班孟堅云始楚賢臣屈原始譏放流
作離騷諸賦以自傷悼後有宋玉唐
勒之屬慕而述之皆以顯名漢興高
祖王兄子濞於吳招致天下娛游于
弟枚乘鄒陽嚴夫子之徒興於文景
之際而淮南王安都壽春招賓客著
書而吳有嚴助朱買臣
貴顯漢朝故世傳楚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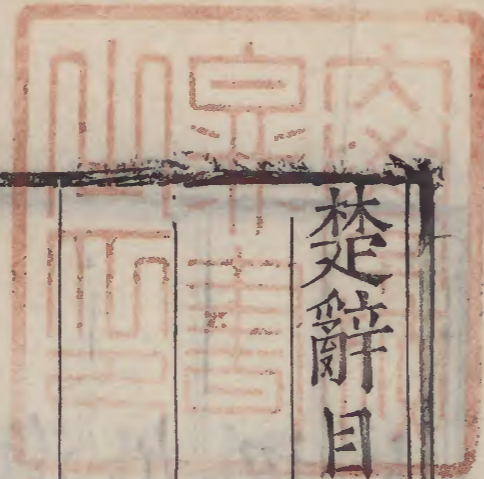
漢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集

後漢校書郎臣王逸章句 一本云校書郎中
後漢文苑傳云逸

字叔師南郡宜城人元初中舉上
計吏為校書郎順帝時為侍中著

楚辭章句
行於世

離騷經第一 屈原
釋文第一無經字



九歌第二

釋文第三
一本九歌至九思下皆有傳字

天問第三

釋文第四

九章第四

釋文第五

遠遊第五

釋文第六

卜居第六

釋文第七

漁父第七

釋文第八

九辯第八

宋玉
釋文第二

招魂第九

釋文第十

大招第十

屈原或言景差
釋文第十六

惜誓第十一

賈誼
釋文第十五

招隱士第十二

淮南小山
釋文第九

七諫第十三

東方朔
釋文第十二

哀時命第十四

嚴忌
釋文第十四

九懷第十五

王褒
釋文第十一

九歎第十六

劉向
釋文第十三

九思第十七

王逸
釋文第十七

按九章第四九辯第八而王

逸九章注云皆解於九辯中

知釋文篇第蓋舊本也後人始以作者先後次叙之爾鮑欽止云辨騷非楚詞本書不當錄班孟堅二序舊在天問九歎之後今附于第一通之未云

楚辭卷第一

隋唐書志有皇甫遵訓參解楚辭七卷郭璞注十卷宋處士諸葛楚辭音一卷劉杳草木蟲魚疏二卷孟奧音一卷徐邈音一卷始漢武帝命淮南王安為離騷傳其書今亡按屈原傳云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又曰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矚然泥而不滓推此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班孟堅劉勰皆以為淮南王語豈太史公取其語以作傳乎漢宣帝時九江被公能為楚詞隋有僧道騫者善讀之能為楚聲音韻清切至唐傳楚辭者皆祖騫公之音

離騷經章句第一

離騷

校書郎臣王逸上

曲阿洪興祖補注

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與楚同

姓仕於懷王為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

王族三姓曰昭屈景戰國策楚有昭奚恤元和姓纂云屈楚公族芊姓之

後楚武王子瑕食采於屈因氏焉屈重屈蕩屈建屈平並其後又云景芊姓楚有景差漢徙大族昭屈景

三姓於關中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

士入則與王圖議政事決定嫌疑出則

監察羣下應對諸侯謀行職脩王甚珍

之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妬害其能共譖

毀之史記曰上官大夫與之同列又曰用事臣靳尚王乃疏屈原疏一作逐

屈原執履忠貞而被讒一作邪憂心煩亂

不知所愬乃作離騷經離別也騷愁也

經徑也言已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依

道徑一云陳直徑以風諫君也太史公曰離騷者猶離憂也班孟堅

曰離猶遭也明已遭憂作辭也顏師古云憂動曰騷余按古人引離騷未有言經者蓋後世之士祖述其

詞尊之為經耳非屈原意也逸說非是故上述唐虞三后之制

下序桀紂羿澆之敗冀君覺悟反於正

道而還已也是時秦昭王使張儀譎詐

懷王令絕齊交又使誘楚請與俱會武

關遂脅一作脇與俱歸拘留不遣卒客死

於秦史記曰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

與伴同又曰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屈平曰秦

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

兵絕其後因留懷王然則使張儀譎其子襄王

復用讒言遷屈原於江南史記曰懷王長子

作九章援天引聖以自證明終不見省

不忍以清白久居濁世遂赴汨淵自沈

而死前漢地理志長沙有羅縣荆州記曰縣北帶汨

縣三十里名為屈潭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

類譬諭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

物以比讒佞靈脩美人以媿於君媿配也

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以託君

子飄風雲霓飄一作颺以為小人其詞温而

雅其義皎而朗一作明凡百君子莫不慕

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愍其志

焉

多愍一作閱魏文帝典論云優游按行屈原尚之窮
有餘度長卿子雲不能及宋子京云離騷為詞賦之
祖後人為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圓不能過規矣

帝高陽之苗裔兮

德合天地稱帝苗裔也裔末

帝繫曰顓頊娶于騰隍氏女而生老童是為楚先其
後熊繹事周成王封為楚子居於丹陽周幽王時生
若敖奄征南海外至江漢其孫武王求尊爵於周周
不與遂僭號稱王始都於郢是時生子瑕受屈為客
卿子孫以為氏屈原自道本與君共祖俱出顓頊末
丘今東郡濮陽是也張晏曰高陽所興之地名也劉
子玄史通云濮陽是也張晏曰高陽所興之地名也劉
實陳氏族下列祖考先述厥生次顯名字自叙發跡
雄班固自叙之朕皇考曰伯庸
朕我皇也皇美也
篇實煩於代叙之朕皇考曰伯庸
父死稱考詩曰

既右烈考伯庸字也屈原言我父伯庸體有美德以
忠輔楚世有令名以及於已補曰蔡邕云朕我也古

者上下共之咎辭與帝舜言稱朕屈原曰朕皇考至
秦獨以為尊稱漢遂因之唐五臣注文選云古人質

與君同稱朕又以伯庸為屈原父名攝提貞于

孟陬兮也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孟始也貞正也于於

惟庚寅吾以降生庚寅日也降下也孝經曰故親

而立於寅庚為陰正故寅之始生而於庚言已以太
歲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下母之體而生得陰陽
之正中也補曰天問云皆歸歟鞠而無害厥躬何后
益作革而禹播降九歎云赴江湘之湍流兮順波湊
而下降徐徘徊於山阿兮飄風來之匈匈降乎攻切
下也見集韻說文曰元氣起於子男左行三十女右
行二一俱立於巳為夫婦裊姪於巳為子十月而
生男起巳至寅女起巳至申故男年始寅女年始申

也淮南子注同**皇覽揆余初度兮**皇皇考也覽觀也揆

鑿一本余下有于字五臣云**肇錫余以嘉名**肇始

也錫賜也嘉善也言父伯庸觀我始生年時度其名

日月皆合天地之正中故賜我以美善之名也

余曰正則兮正平也**字余曰靈均**靈神也均

平可法則者莫過於天養物均調者莫神於地高平

曰原故父伯庸名我為平以法天字我為原以法地

言已上能安君下能養民也禮曰子生三月父親名

之既冠而字之名所以正形體定心意也字者所以

崇仁義序長幼也夫人非名不榮非字不彰故子生

父思善應而名字之以表其德觀其志也五臣云靈

善也均亦平也言能正法則善平理補曰史記屈原

名平文選以平為字誤矣正則以釋名平之義靈均

以釋字原之義名有五屈原以德命也禮記曰三月

之末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又曰既冠以字之成

人之道也士冠禮云賓字之曰昭告尔

此内美兮紛盛兒五臣曰**又重之以脩能**脩

也言已之生内舍天地之美氣又重有絕遠之能與

衆異也言謀足以安社稷智足以解國患威能制強

禦仁能懷遠人也補曰重儲用切再也非輕重之重

能本獸名熊屬故有絕人之才者謂之能此讀若耐

也芷幽而香文選離作薜五臣云扈披也補曰扈音

之紛秋蘭以為佩

佩芳德仁明者佩玉能解結者佩鵲能決疑者佩玦
 故孔子無所不佩也言已脩身清潔乃取江離辟芷
 以為衣被紉索秋蘭以為佩飾博采衆善以自約束
 也補曰紉女鄰切方言曰續楚謂之紉說文云緝繩
 也古者男女皆佩容臭臭香物也又曰佩悅蕙蘭則
 蘭芷之類古人皆以為佩也相如賦云蕙圃衡蘭顏
 師古云蘭即今澤蘭也本草注云蘭草澤蘭二物同
 名蘭草一名水香李云都梁是也水經云零陵郡都
 梁縣西小山上有一澗水其中悉生蘭草綠葉紫莖澤
 蘭如薄荷微香荆湘嶺南人家多種之此與蘭草大
 抵相類但蘭草生水傍葉光潤尖長有歧陰小紫花
 紅白色而香五六月盛而澤蘭生水澤中及下濕地
 苗高二三尺葉尖微有毛不光潤方莖紫節七月八
 月開花帶紫白色此為異耳詩云士與女方秉蘭兮
 陸機云蘭即蘭也其莖葉似藥草澤蘭廣而長節節
 中亦高四五尺漢諸池苑及許昌宮中皆種之文選

云秋蘭被涯注云秋蘭香草生水邊秋時盛也荀子
 云蘭生深林本草亦云一種山蘭生山側以劉寄奴
 葉無榷不對生花心微黃赤楚詞有秋蘭春蘭石蘭
 王逸皆曰香草不分別也近時劉次莊樂府集云離
 騷曰紉秋蘭以為佩又曰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
 今沅澧所生花在春則黃在秋則紫然而春黃不苦
 秋紫之芬馥也由是知屈原真所謂多識草木鳥獸
 而能盡究其所以情狀者歟黃魯直蘭說云蘭生深
 山叢薄之中不為無人而不芳含香體潔平居與蕭
 艾同生而不殊清風過之其香藹然在室蒲室在堂
 蒲室所謂含章以時發者也然蘭蕙之才德不同蘭
 似君子蕙似士大夫槩山林中十蕙而一蘭也離騷曰
 子既滋蘭之九畹又樹蕙之百畝招菟先風轉蕙泛
 崇蘭以是知楚人賤蕙而貴蘭矣蘭蕙叢出時以沙
 石則茂沃以湯茗則芳是所同也至其發華一幹一
 華而香有餘者蘭一幹五七華而香不足者蕙也蕙
 雖不若蘭其視椒擗則遠矣汨余若將不及兮
 其言蘭蕙如此當俟博物者

汨去兒疾若水流也一作弗五臣云歲月行疾若

將追之不及補曰汨越筆切方言云疾行也南楚之

外曰恐年歲之不吾與言我念年命汨然流去誠欲輔君心中汲汲常

若不及又恐年歲忽過不與我相待而身老耄也補

曰恐區用切疑也下並同論語曰日月逝矣歲不我

與朝搴阼之木蘭兮搴取也阼山名補曰搴音

引朝搴阼之木蘭阼山在楚南本草云木蘭

皮似桂而香狀如楠樹高數仞任昉述異記云木蘭

川在尋陽江夕攬洲之宿莽攬采也水中可居

也多木蘭夕攬洲之宿莽攬采也水中可居

死者楚人名曰宿莽言已旦起陸山采木蘭上事大

陽承天度也夕入洲澤采取宿莽下奉太陰順地數

也動以神祇自勸誨也木蘭去皮不死宿莽遇冬不

枯以喻讒人雖欲困已已受天性終不可變易也攬

一作搴一作墜攬一作攬攬攬一作攬攬攬一作攬

并莫補切爾雅云卷施草拔心不死即宿莽也日

月忽其不淹兮淹久也忽春與秋其代序

代更也序次也言日月晝夜常行忽然不又春惟

往秋來以次相代言天時易過人年易老也

草木之零落兮零落皆墜也草曰零恐美人

之遲暮遲晚也美人謂懷王也人君服飾美好故

落歲復盡矣而君不建立道德舉賢用能則年老耄

晚暮而功不成事不遂也補曰屈原有以美人喻君

者恐美人之遲暮是也有喻善人者滿堂兮不撫

美人是也有自喻者送美人兮南浦是也

壯而棄穢兮年德盛曰壯棄去也穢行之惡也

亦為忠直之害也文選無不字五臣云撫持也言持

此度

改更也言願令君甫及年德盛壯之時脩明政教棄去讒佞無令害賢改此惑誤之度脩先王

之法也甫及一作撫及一作務及文選云何不政其此度一云何不政乎此度也五臣云何不政此法

度以從忠乘騏驥以馳騁兮騏驥駿馬也以喻賢智言乘駿馬一

日可致千里以言任賢智則可成於治也乘一作來來一作馳馳即馳字下同

吾道夫先路

願路道也言已如得任用將驅先行也文選作導夫先路一本句未有也字五臣云言君能任賢人我得申展則導引入先王之道路

三后之純粹兮后君也謂禹湯文王也周衆

芳之所在衆芳諭羣賢言往古夏禹殷湯周之文王所以能純美其德而有聖明之稱者

皆舉用衆賢使居顯職故道化興而萬國寧也五臣云三王所以有純美之德以衆賢所在故也雜

臣云雜非一也申用也椒菌桂皆香木補曰菌音窘博雅云菌薰也其葉謂之蕙則菌與蕙一種也下文

別言蕙菴又云矯菌桂以紉蕙則菌桂自是一物本草有菌桂花白藥黃正圓如竹菌一作箇其字從竹

五臣以為香木是矣其以申為用則非也淮南子曰申茱杜菴美人之所懷眼豈維紉夫

蕙菴紉索也蕙菴皆香草以諭賢者言禹湯文王雖有聖德猶雜用衆賢以致於治非獨索蕙

菴任一人也故堯有禹咎繇伯夷朱虎益夔般有伊尹傳說周有呂旦散宜召畢是雜用衆芳之効也補

曰本草云薰草一名蕙草生下濕地陶隱居云俗人呼鷓草狀如茅而香為薰草人家頗種之引山海經

云薰草麻葉而方莖赤花而黑實氣如薜蘿可以已厲又廣志云蕙草綠葉紫花陳藏器云此即是零陵

香生零陵山谷南越志名蕙草黃魯直說與此異已見上椒與菌桂木類也蕙菴草類也以言賢無小大

申椒與菌桂兮申重也椒香木也其芳小重之乃香菌薰也葉曰蕙根曰薰五

臣云雜非一也申用也椒菌桂皆香木補曰菌音窘博雅云菌薰也其葉謂之蕙則菌與蕙一種也下文

別言蕙菴又云矯菌桂以紉蕙則菌桂自是一物本草有菌桂花白藥黃正圓如竹菌一作箇其字從竹

五臣以為香木是矣其以申為用則非也淮南子曰申茱杜菴美人之所懷眼豈維紉夫

蕙菴紉索也蕙菴皆香草以諭賢者言禹湯文王雖有聖德猶雜用衆賢以致於治非獨索蕙

菴任一人也故堯有禹咎繇伯夷朱虎益夔般有伊尹傳說周有呂旦散宜召畢是雜用衆芳之効也補

皆在所用蔭白彼堯舜之耿介兮堯舜聖德之

介大也補曰耿切既遵道而得路遵循也路正也堯

明之稱者以循用天地之道舉賢任能使得萬事之

循用大道補曰上言三后下言堯舜謂何桀紂之

猖披兮桀紂夏殷失位之君猖披衣不帶之兒猖

謂亂也補曰博雅云夫唯捷徑以窘步捷疾也

也窘急也言桀紂愚惑違背天道施行惶遽衣不及

帶欲涉邪徑急疾為治故身觸陷阱至於滅亡以法

戒君也唯一作維五臣云言桀紂若若衣披不帶者以

不由正道而所行蹙迫耳左傳曰待我不如捷惟

之速也捷邪出也論語曰行不由徑徑步道也

夫黨人之偷樂兮黨朋也論語曰朋而不路

幽昧以險隘路道也幽昧不明也險隘論傾危言

且偷樂不知君道不明國將傾危以及其身也補曰

小人明黨偷為逸樂則中正之路塞矣隘狹也遠遊

云悲世俗之迫隘阨隘一如大豈余身之憚殃兮

憚難也殃咎也恐皇輿之

敗績皇君也輿君之所乘以喻國也績功也言我

危以敗先王之功五臣云言我所以不難殃咎諫爭

者恐君行事之失補曰皇輿宜安行於大中至正之

道而當幽昧險隘之地則敗忽奔走以先後兮

及前王之踵武踵繼也武跡也詩曰履帝武敏

君者異及先王之德繼續其跡而廣其基也奔走先後四輔之職也詩曰予聿有奔走予聿有先後是之謂也忽一作急補曰忽疾兒奔舊音布頓切相導前後曰先後先見切踵亦跡也

余之中情兮荃香草以諭君也人君被服芬香故以香草為諭惡數指斥尊者故變言

荃也察一作揆中一作忠補曰荃與蓀同莊子云得魚而忘荃音義云七全切崔音孫香草可以餌魚疏

云蓀荃也陶隱居云東間溪側有名溪蓀者根形氣色極似石上菖蒲而葉正如蒲無脊詩詠多云蘭蓀

正謂此也**反信讒而齋怒**齋疾也言懷王不徐徐察疾怒已也齋一作齊補曰齋音費又音妻說文云齋

炊舖疾也釋文齊或作齋並祖西切五臣云齊同也反信讒人與**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謇謇言忠

之同怒於我**忍而不**易曰王臣謇謇匪躬之故補曰今易作蹇蹇先儒引經多如此蓋古今本或不同耳

而字一本忍上有余字一無也字五臣云忠君之改故忍此禍患而不能止補曰顏師古云舍尸夜切訓

止息人之屋舍及星辰次舍其義皆同論語**指九**曰不舍晝夜謂曉夕不息耳今人音捨非也

能以爲正兮指語也九天謂中央八方也正平也五臣云九陽數謂天也補曰九

章云所作忠而言之兮指蒼天以為正淮南子九天中央鈞天策方蒼天東北變天比方玄天西北幽天

西方昊天西南朱天南方炎天東南陽天又廣雅九天東方皞天南方皞天南方赤天西方成天餘同

唯靈脩之故也靈神也脩遠也能神明遠見者君德也故以諭君言已將陳忠策內

慮之心上指九天告語神明使平正之唯用懷王之故欲自盡也唯一作惟一無也字五臣云靈脩言有

神明長父之道者君德也言我指九天欲為君行正平之道而君不用我故將欲自盡補曰王逸言自盡

而字一本忍上有余字一無也字五臣云忠君之改故忍此禍患而不能止補曰顏師古云舍尸夜切訓

止息人之屋舍及星辰次舍其義皆同論語**指九**曰不舍晝夜謂曉夕不息耳今人音捨非也

天以爲正兮指語也九天謂中央八方也正平也五臣云九陽數謂天也補曰九

章云所作忠而言之兮指蒼天以為正淮南子九天中央鈞天策方蒼天東北變天比方玄天西北幽天

西方昊天西南朱天南方炎天東南陽天又廣雅九天東方皞天南方皞天南方赤天西方成天餘同

唯靈脩之故也**唯靈脩之故也**靈神也脩遠也能神明遠見者君德也故以諭君言已將陳忠策內

者謂自竭盡耳五臣說誤曰黃昏以為期兮羌中道而

改路補曰一本有此二句王逸無注至下文羌內初既

耳九章曰昔君與我誠言兮曰黃昏以為期此二句後人所增

與余成言兮初始也成平也言猶議也補曰成

誠言後悔遁而有他道隱也言懷王始信任已

中道悔恨隱匿其情而有他志也遁一作還他一作還他余

既不難夫離別兮近曰離遠曰傷靈脩之

數化化變也言我竭忠見過非難與君離別也傷

傷惜也補曰數所同余既滋蘭之九畹兮滋蒔

二畝曰畹或曰田之長為畹也五臣云滋益也釋

文作哉音栽補曰說文田三十畝曰畹於阮切又

樹蕙之百畝樹種也二百四十步為畝言已雖

身自勉朝暮不倦也五臣云蘭蕙喻行仁義勤

逐脩行彌多釋文畝作畹補曰畝莫後切司馬法六

尺為步步百為畝秦孝公之制二百四十步為畝

或曰十二畝或曰三十畝九畹蓋多於百畝矣然則

種蘭多於蕙也此畦留夷與揭車兮畦共呼種

古人貴蘭之意之留夷與揭車兮之名留夷

香草也揭車亦芳草一名芘與五十畝為畦也揭

作藹文選作藹藹揭車補曰畦音携揭藹藹並丘謁

衡補曰爾雅杜上鹵注云杜衡也似葵而香山海經云天帝山有草狀似葵其臭如薜蘿名曰杜衡本草

云葉似葵形如馬蹄故俗云馬蹄香異枝葉之峻茂兮 異幸也峻長也文選

作後五臣云茂盛兒音俊補曰願峻時乎吾將

刈刈獲也草曰刈穀曰獲言已種植衆芳幸其枝葉茂長實核成熟願待天時吾將獲取收藏而饗其

功也以言君亦宜蓄養衆賢以時雖萎絕其亦

何傷兮萎病也絕落也補曰萎哀衆芳之蕪

穢言已所種芳草當刈未刈蚤有霜雪枝葉雖蚤萎病絕落何能傷於我乎哀惜衆芳摧折枝葉蕪穢

而不成也以言已脩行忠信異君任用而遂斥奔則使衆賢志士夫其所也五臣云言我積行爲讒邪所

害見逐亦猶植芳草爲霜露所傷而落雖如是於我亦何能傷但恐衆賢志士見而蕪穢不自脩也補曰

蕪荒也衆皆競進以貪婪兮競泣也愛財曰貪愛食曰婪以

穢惡也一作而補曰並逐憑不猒乎求索憑滿也楚人名滿曰憑言

日競婪盧含切在位之人無有清潔之志皆並進取貪婪於財利中

心雖滿猶復求索不知猒飽也憑一作憑補曰憑皮

米切索求也書序曰八卦之說謂之八羌內怨已

索徐邈讀作蘇故切則索亦有素音羌內怨已

以量人兮羌楚人語詞也猶言卿何爲也以心揆

語端也文選注云羌乃也各興心而嫉妬興生也

一云歎聲也量力香切嫉妬興生也

嫉害色爲妬言在位之臣心皆貪婪內以其志怨度他人謂與已不同則各生嫉妬之心推棄清潔使不得用也故外傳曰太山之鳴鳴嚇鴛鴦此之謂也興

量度它人謂與已同貪婪若否則各生嫉妬之心讒譖之使不得進用補曰貪婪之人不知其非自恕以度

人謂君子亦有競進求索之心故各興心而嫉妬也忽馳騫以追逐兮

五臣云忽急也馳一非余心之所急言衆人所

作馳補曰騫亂馳也遽者爭追逐權貴求財利也故非我心之所急馳騫惶

其將至兮七十曰老冉冉行兒恐脩名之

不立立成也言人年命冉冉而行我之衰老將以

日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屈原建志清白貪流名

於後世也補曰脩名脩潔之名也屈子非貪名者然

無善名以傳世君子所耻故孔子曰伯夷叔齊餓

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脩與修同古書通用

飲木蘭之墜露路兮墜墮也夕餐秋菊之落英

英華也言已且飲香木之墜露吸正陽之津液暮食

芳菊之落華吞正陰之精菜動以香淨自潤澤也餐

一作食五臣云取其香潔以合已之德補曰飲啜也

音蔭餐吞也七安切秋花無自落者當讀如我落其

實而取其華之落魏文帝云芳菊含乾坤之純和體

芬芳之淑氣故屈原悲冉冉之將老思食秋菊之落

莫輔體延年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苟誠

簡也五臣云苟且姱大練擇也且信大擇道要而行

補曰信姱言實好也與信芳信美同意姱苦瓜切要

於笑長頤頤亦何傷誠欲使我形兒信已飲食清潔

心簡練而合於道要雖長頤頤飢而不飽亦何所傷

病也何者衆人苟欲飽於財利已獨欲飽於仁義也

補曰言我中情實美又擇要道而行雖顏色憔悴形

容枯槁亦何傷乎彼先口體而後仁義豈知要者或

曰有道者雖貧賤而容兒不枯屈原何為其頤頤也

曰當是時國削而君辱原獨得不憂乎頤頤虎感切頤

戶感切又上古湛切下魚檢切頤擊木根以結

頤食不飽面黃兒頤一作頤音同

莖兮

莖持也根以喻本文選莖作擊補曰擊啓妍切亦持也荀子云蘭槐之根是為莖注云苗

名蘭槐根名莖然則貫莖荔之落葉

貫累也莖荔香

草也緣木而生藥實也累香草之實執持忠信兒也言已施行常擊木引堅據持根木又貫累香草之實

執持忠信不為華飾之行也五臣云貫拾也藥花心也言我持木之本佩結香草拾其花心以表已之忠

信補曰莖蒲計切荔郎計切山海經小華之山其草多莖荔狀如烏韭而生於石上注云亦緣木生管子

云莖荔白芷蕙燕椒連五臭所校校謂馨烈之銳前漢樂章云都荔遂芳謂都良莖荔俱有芬芳也花外

曰莖內曰藥藥矯菌桂以紉蕙兮

矯直也五臣云矯舉也舉

此香木以自以補曰九索胡繩之纏

纏草也纏

纏索好兒言已行雖據履根木猶復矯直菌桂芬香之性紉索胡繩令之澤好以善自約束終無懈倦也

補曰說文索昔各切草有莖葉可作繩索纏所綺切

非世俗之所服

言我忠信審審者乃上法前世遠賢固非今時俗人之所服行

也一云審難也言已服飾雖為難法我傲前賢以自脩潔非本今世俗人之所服佈文選審作蹇世作時

五臣云蹇難也前脩謂前代脩道德之人故不為代俗言我所以遭難者吾法前脩道德之人故不為代俗

所用補曰蹇又訓難易之難非蹇難之字也世所傳楚詞唯王逸本最古凡諸本異同皆當以此為正又

李善注本有以世為時為代以民雖不周於今

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

彭咸殷賢大夫諫其

君不聽自投水而死遺餘也則法也言已所行忠信雖不合於今之世願依古之賢者彭咸餘法以自率

厲也補曰顏師古云彭咸殷之介士不得其志投江而死按屈原死於頃襄之世當懷王時作離騷已云

願依彭咸之遺則又曰吾將從彭咸之所居蓋其志
先定非一時忿懣而自沈也反離騷曰弃由眇之所
玠兮撫彭咸之所遺

豈知屈子之心哉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

生之多艱 艱難也言已自傷所行不合於世將効
受命而生遭遇多難以墮其身申生雉經子胥沈江
是謂多難也五臣云太息掩涕哀此萬姓遭輕薄之

俗而多屯難補曰掩涕猶收淚也 **余雖好脩姱**

以鞿羈兮 鞿羈以馬自喻韁在口曰鞿革絡頭曰
前人之大道而為讒人所銜勒補曰鞿居依切羈居

也 **謇朝諝而夕替** 謇諫也詩曰諝予不顧替廢
之姿然以為讒人所鞿羈而係累矣故朝諫謇謇於

君夕暮而身廢棄也補曰諝音邃又音信今詩作訖

也 **既替余以蕙纒兮** 纒係帶也補曰纒息
結又申之以攬芷 又復也言君所以廢棄已者以

然猶復重引芳芷以自結束執志彌篤也 **亦余心**

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悔恨也言已
守清白亦我中心之所美善也雖以見過支解九死

終不悔恨五臣云九數之極也以此遇害雖九死無
一生未 **怨靈脩之浩蕩兮** 上政迷亂則下怨父

謂懷王也浩猶浩浩蕩蕩無忌慮兒也詩曰子
之蕩兮補曰今詩作湯湯蕩蕩也孔子曰詩可以怨孟

子曰小弁之怨親親也親之過大而怨乎 **終不察**

是愈疏也屈原於懷王其猶小弁之怨乎 **夫民心**

驕敖 言已所以怨恨於懷王者以其用心浩蕩
夫民心驕敖放恣無有思慮終不省察萬民善惡

言已所以怨恨於懷王者以其用心浩蕩

夫民心驕敖放恣無有思慮終不省察萬民善惡

夫民心驕敖放恣無有思慮終不省察萬民善惡

夫民心驕敖放恣無有思慮終不省察萬民善惡

夫民心驕敖放恣無有思慮終不省察萬民善惡

夫民心驕敖放恣無有思慮終不省察萬民善惡

之心故朱紫相亂國將傾危也夫君不思慮則忠臣被誅忠臣被誅則風俗怨而生逆暴故民心不可不

余之蛾眉兮

衆女謂衆臣女陰也無專擅之義猶君動而臣隨也故以喻臣蛾眉好兒

蛾一作蛾眉補曰反離騷云知衆嫺之疾妬兮何必揚

夫治容誨淫目挑心與孟子所謂不由其道者而以

淫邪也言衆女嫉妬蛾眉美好之人譖而毀之謂之

謠詠謂余以善淫

任也以一作爾雅徒歌謂之謠謂謠言也詠竹角切方

言云詠怨也楚以南謂之謠言衆女競為謠言以

譖怨我彼淫人也而謂我善淫所謂怨已以量人

時俗之工巧兮 偃規矩而改錯

偃背也圓曰規方曰矩

矩改更也錯置也言今世之工才知強巧皆去規矩

更造方圓必失堅周敗材木也以言佞臣巧於言語

背繩墨以追曲兮

追猶隨也繩墨所以正曲直補曰背違也墨度

名也五尺曰競周容以為度

周合也度法也言百墨追古隨字

隨從曲木屋必傾危而不可居也以言人臣不脩仁

義之道背奔忠直隨從枉佞苟合於世以求容媚以

鬱邑余侘傺兮

侘憂兒也侘傺失志兒侘猶堂堂立兒也

邑一作悒一木注云悒自念兒五臣云悒憂思兒

悒不安也補曰悒徒渾切悶也鬱邑憂兒不文曰曾

歛欵余鬱邑兮五臣以饨鬱為句絕誤矣侘較加切

楚謂之侘郭璞切又上勅駕切下勅界切方言云條逗也南

而憂中心鬱邑悵然住立而失志者以不能隨從世

俗屈求容媚故獨為時人所窮困憂一作自念一無

字也寧溘死以流亡兮溘猶奄也以一作而奄忽

也渴余不忍為此態也言我寧奄然而死形體

合切無邪淫之態執鷩鳥之不羣兮鷩鳥鷩也謂能執伏

以喻忠正補曰鷩鳥脂利切自前世而固然言鷩

擊鳥也月令曰鷹隼蚤鷩志剛厲特處不羣以言忠正之士亦執分守節不隨

俗人自前世固然非獨於今比于伯夷是也李善文

選代何方園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

言何所有園鑿受方枘而能合者誰有異道而相安

耶言忠佞不相為謀也園一作圓周一作同一云方

鑿受圓枘屈心而抑志兮抑案也補曰忍尤而攘

詬尤過也攘除也詬恥也言已所以能屈案心志含

孔子誅少正卯也釋文詬作詢補曰詬詢並呼漏

切又古豆切禮記曰以儒相詬病詬辱也伏

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言士有伏清白

之節者固乃前出聖王之所厚哀也故武王伐紂封

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也補曰比干諫而死孔子稱

仁馬厚悔相道之不察兮悔恨也相視也察審

-5 155 35 875" data-label="Text">

之也延佇乎吾將反延長也佇立也詩曰佇立以泣言

姓事君有死而已屈原去之則是不回朕車以復

路兮回旋也路道也及行迷之未遠迷誤也言乃旋我之

車以反故道及已迷誤欲去之路尚未甚遠也步

同姓無相去之義故屈原遵道行義欲還歸也

余馬於蘭皋兮步徐行也澤曲曰皋九折澤也一云

澤中水溢出所為坎馳椒丘且焉止息土高四墮

招魂曰皋蘭被徑已欲還則徐步我之馬於芳澤之中以觀聽懷王遂

馳高丘而止息以須君命也馳一作駢五臣云椒丘

丘土有椒也行息依蘭椒不忘芳香以自潔也補曰

司馬相如賦云椒丘之闕服虔云丘名如淳云丘各

椒也按椒山顛也此以椒丘對蘭皋則進不入以

宜從如淳五臣之說焉語助尤虔切

離尤兮退將復脩吾初服退去也言已誠欲遂進竭其忠誠君

一不青納恐重遇禍故將復去脩吾初始清潔之服也

際兮恐重患而離尤離遭也曹製芰荷以為衣

兮製裁也芰菱也秦人曰薜荔荷芙蓉也補集

芙蓉以為裳芙蓉蓮華也上曰衣下曰裳言已進不見納猶復裁製芰荷集合芙蓉

蓉以為衣裳被服愈潔脩善益明集一作集補曰爾雅曰荷芙蓉渠注云別名芙蓉本草云其葉名荷其華

未發為菡萏已發為芙蓉芰荷葉也故以為衣芙蓉

華也故以為裳反離騷云衿芰茄之綠衣被芙蓉之

朱裳是也北山移文曰焚芰製而裂荷衣蓋

用此語薜荔音皆荷又上胡買切下胡口切

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五臣云言君不知我我亦

將止然我情實美補高余冠之岌岌兮岌岌高

曰芳敷方切香艸也

兒補曰

及切 炭魚 長余佩之陸離 陸離猶參差衆兒也言已

我之佩尊其威儀整其服飾以異於衆也補曰許慎

云陸離美好兒顏師古云陸離分散也九章云帶長

切雲之陸離兮冠 芳與澤其雜糅兮 也易曰其

臭如蘭澤質之潤也玉整而有 唯昭質其猶未

潤澤糅雜也補曰糅女救切 有玉澤也昭明也

故獨保明其身無有虧歎而已所謂道行則兼善天

下不用則獨善其身虧一作虧其字從兮五臣云唯

獨守其明潔之質 忽反顧以遊目兮 一作疾兒遊

猶未為自虧損也 荒遠也言已欲進忠信以輔重君

將往觀乎四荒 而荒遠也言已欲進忠信以輔重君

游目往觀四荒之外以求賢君也五臣云觀四荒之

外以求知己者補曰爾雅觚竹北戶西王母曰下謂

之四荒皆四方昏荒之國禮失而求諸野當是時國

無人莫我知者故欲觀乎四荒以求同志此孔子浮

海居夷之意然原初未嘗去楚者同姓無可去之義

故也賈誼弔屈原云嗚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

都失 佩繽紛其繁飾兮 補曰繽紛盛兒繁衆也

之矣 菲菲其彌章 已雖猶勃勃芬芳兒也章明也言

佩玉繽紛而衆盛忠信勃勃而愈明終不以遠 民

故改其行五臣云佩忠信芳香之行彌加明潔 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脩以為常 言萬民

而生各有所樂或樂諂佞或樂貪淫我獨好脩正直 以為常行也文選民作人脩一作循補曰樂魚教切 欲也下文云汝何博譽而好脩又曰 雖體解吾猶 苟中情其好脩皆言好自脩潔也 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 懲艾也言已好脩忠信 以為常行雖獲罪支解

志猶不艾也豈一作非文選可作何五臣云言我執忠貞之心雖遭支解亦不能變於我心更何所懼懼也補曰解古蟹切說文懲忒也忒與艾並音又謂懲創也以可為何以懲訓懼皆非是女頹

之嬋媛兮

女頹屈原姊也嬋媛猶牽引也一作揮說楚人謂女曰頹前漢有呂須取此為名嬋媛音蟬爰水經引袁崧云屈原有賢姊聞原放逐亦來歸喻今自寬全鄉人異其見從因名曰秭歸縣北有原故宅宅之東北有女須廟擣衣石猶存秭與姊同觀女頹之意蓋欲原為甯武子之愚不欲為史魚之直耳非責其不能為上官椒蘭也而王逸謂女頹罵原以不與眾合不申申其詈予申申重也言女頹見承君意誤矣

見放流故來牽引數怒重詈我也詈予一作罵予一作余五臣云牽引古事而罵詈我補曰論語曰申申如也申申和舒之兒女頹詈原有親親之意焉九日鮫

歌云女嬋媛兮為余太息是也予音與叶韻

婞直以亡身兮

曰女頹詞也鮫堯臣也堯繫曰顯頹後五世而生鮫婞很也

亦作鮫一作鮫文選亡作方補曰婞下頂切東坡曰史記殛鮫於羽山以變東夷楚詞鮫婞直以亡身則鮫蓋剛而犯上者耳若小人也安能以變四夷之俗哉如左氏之言曰後世流傳之過九章亦云行婞直而不豫兮鮫終然殀乎羽之野蚤死曰殀言堯使功用而不就

用不順堯命乃殛之羽山死於中野女頹比屈原於鮫不順君意亦將遇害也殀一作天一云羽山之野補曰羽山東裔在海中殀歿也於矯切鮫遷羽山三年然後死事見天問左傳曰其神化為黃龍入于羽淵

汝何博謇而好脩兮紛獨有此姱節

女頹

數諫屈原言汝何為獨博采往古好脩謇謇有此姱異之節不與眾同而見憎惡於世也文選作蹇五臣云汝何博采古道於蹇難之世好脩直節獨為姱大之行補曰博謇當如逸說紛盛兒姱苦瓜切好也

蕢菜施以盈室兮

蕢菜也菜王芻也施菜耳也詩曰楚楚者蕢又曰終朝

采蕢三者皆惡草以喻讒佞盈滿於側者也補曰今詩蕢作茨蕢作綠蕢音麓爾雅亦作茨布地蔓生細

以刺梗穢菜音錄爾雅云蕢王芻菜蕢也本草云蕢草葉似竹而細薄莖亦圓小生平澤溪澗之側俗名

蕢蕢草施商支切形似鼠耳詩人謂之卷耳爾雅謂之苓耳廣雅謂之臬耳皆以

實得名本草臬耳一名施判獨離而不服判也女類言衆人皆佩蕢菜臬耳為讒佞之行滿於朝

庭而獲富貴汝獨服蘭蕢守忠直判然離別不與衆同故斥

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屈原外困羣佞內被姊詈知世莫識言已之心志所

執不可戶說人告誰當察我中情之善否也補曰管子曰聖人之治於世不人告也不

戶說也淮南子曰口辨而戶說之世並舉而好

朋兮

朋黨也補曰說文朋古鳳字鳳飛群鳥從以萬數故以為朋黨字

夫何莞

獨而不予聽

皆行佞偽相與朋黨並相薦舉忠直之士孤莞特獨何肯聽用我言而納受之也莞一作

作莞子一作余補曰莞渠管切今詩作惇聽平聲依

前聖以節中兮

節度文選以作之

喟憑心而歷茲

數

也歷數也言已所言皆依前世聖人之法節其中和喟然舒憤懣之心歷數前世成敗之道而為此詞也

憑一作憑一作馮五臣云中得也歷行也憑滿也言我依前代聖賢節度而不得用故歎息憤懣而行澤

畔矣補曰喟立愧切方言云憑怒也楚曰憑注云恚盛兒引楚詞康回憑怒皮冰切列子曰帝馮怒莊子

曰倏溺於馮氣說文云馮邁也並音憤喟憑心而歷茲者歎逢時之不幸也歷猶逢也下文云委厥美而

歷茲意與此同濟沅湘以南征兮也補曰沅湘水名征行

云湘水出帝舜葬東入洞庭下沅水出象郡潭城西
東注江合洞庭中後漢志武陵郡有臨沅縣南臨元
水水源出牂牁且蘭縣至郡界分為五谿又零陵郡
陽朔山湘水出水經云沅水下注洞庭方會於江湘
中記云湘水之出於陽朔則觴為之
舟至洞庭則日月若出入於其中

就重華而

傲詞

重華舜名也帝繫曰瞽叟生重華是為帝舜
葬於九疑山在沅湘之南言已依聖王法而
行不容於世故欲渡沅湘之水南行就舜傲詞自說
稽疑聖帝冥聞祕要以自開悟也一作陳辭補曰傲
列也先儒以重華為舜名按書云有鰥在下曰虞舜
與帝之咨禹一也則舜非謚也名也又曰若稽古帝
舜曰重華與堯為放勳一也則重華非名也號也羣
臣稱帝下稱堯則堯為名帝稱禹不稱文命則文命
為號伊尹稱尹躬暨湯則湯號也湯自稱予小子履
則履名也楚詞屢言堯舜禹湯今辨于此天下明德
皆自虞帝始其於君臣之際
詳矣故原欲就之而傲詞也

啓九辯與九歌兮

啓禹子也九辯九歌禹樂也言禹平治水土以有天
下啓能承先志續叙其業育養品類故九州之物皆
可辯數九功之德皆有大序而可歌也左氏傳曰六
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水
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補
曰山海經云夏后上三嬪于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
注云皆天帝樂名啓登天而竊以下用之天問亦云
啓棘實商九辯九歌王逸不見山海經故以為禹樂
五臣又云啓開也言禹開樹此樂謬矣騷經天問多
用山海經而劉勰辨騷以康回傾地夷羿弊曰為譎
怪之談異乎經典如高宗夢得說姜嫄
履帝敏之類皆見於詩書豈誣也哉

不顧難以圖後

以自縱

夏康啓子太康也
夏康啓子太康也
不顧難以圖後

兮五子用失乎家巷

圖謀也言太康不遵禹
啓之樂而更作淫聲放
縱情慾以自娛樂不顧患難不謀後世卒以失國昆
弟五人居間巷失尊位也尚書序曰太康失國昆

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此佚篇也卷一作居
 補曰書云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
 游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
 忍距于河厥第五人御其母以從溪于洛之內五子
 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逸不見全書故以為佚篇
 它皆故此難乃旦切巷里中道也此言太康娛樂放
 縱以至失邦耳逸云不遵啓樂更作淫聲未知所據
 且太康不反國人之立其弟仲康仲康死子相立則五
 子豈有家居閭巷之理蓋仲康以來羿勢曰盛羿
 王者備位而已五子之失乎家巷太康實使之羿
 淫遊以佚畋兮羿諸侯也畋獵也一作田補曰羿
 五計切說文云帝嚳射官也夏少
 康滅之賈逵云羿之先祖也為先王射官帝嚳時有
 羿堯時亦有羿羿是善射之號此羿商時諸侯有窮
 也又好射夫封狐封狐大狐也言羿為諸侯荒淫
 遊戲以佚畋獵又射殺大狐犯
 天之謫以亡其國也補曰射食亦切弓弩發也天
 問云帝降夷羿革孽夏民馮珖利決封豨是射固

亂流其鮮終兮

鮮少也周一誤
作國鮮一作豈

浞又貪夫厥

家

浞寒浞羿相也婦謂之家言羿因夏衰亂代之為
政娛樂畋獵不恤民事信任寒浞使為國相浞行

媚於內施賂於外樹之詐慝而專其權勢羿畋將歸
使家臣逢蒙射而殺之貪取其家以為己妻羿以亂

得政身即滅亡故言鮮終補曰浞食角切傳曰以德
和民不聞以亂以亂易亂其流鮮終浞澆之事是也

澆身被服強圉兮

澆寒浞子也強圉多力也澆
一作豈一云被於疆圍補曰

澆五弔切論語曰羿善射夏盪舟俱不得其死然夏
即澆也五耗切聲轉字異詩曰曾是疆禦疆禦疆梁

也縱欲而不忍

縱放也言浞取羿妻而生澆疆梁
多力縱放其情不忍其慾以殺夏

后相也一本欲下有殺字補曰左傳云昔有過澆殺
斟灌以伐斟尋滅夏后相杜預云相失國依於二斟

為澆日康娛而自忘兮

康安也而
一作以

厥首用夫

所滅

顛隕

首頭也。自上下曰顛隕。墜也。言澆既滅殺夏

子少康所誅其頭顛隕而墜地自此以上昇澆寒泥

之事皆見於左氏傳夫一作以一無夫字補曰顛倒

也釋文作顛隕從高下也左傳云昔有夏之方衰后

羿自鉅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脩

民事而淫于原獸寒泥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信而使

之以為已相足行媚于內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

羿于山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內外咸服羿猶不悛

將歸自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內外咸服羿猶不悛

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干民使澆用師滅斟

灌及斟尋氏靡自有萬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

少康少康滅澆上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

論語兼義云羿逐后相自立相依二斟夏祚猶尚未

滅及寒泥殺羿因羿室而生澆澆長大自能用師始

滅后相相死之後始生少康少康生杼杼又年長始

堪誘豷方始滅浞而立少康計太康失邦及少康紹

國向有百載乃滅有窮而夏本紀云仲康崩子相立

相崩子少康立都不言羿

泥之事是馬遷之疎也夏桀之常違兮

之亡王也五臣云乃遂焉而逢殃桀上僭於天

言常背天違道道下逆於人理乃遂以逢

道而莫差

周周家也差過也言殷湯夏禹周之文

而祗敬兮

嚴畏也祗敬也嚴一作嚴補曰禮

為無道殺北干醢梅伯武王杖黃鉞行天罰殷宗遂

絕不得長久也而一作之補曰禮記云昔殷紂亂天

下脯鬼侯以饗諸侯史記曰紂醢九侯脯

鄂侯淮南子云醢鬼侯之女菹梅伯之骸

而祗敬兮

湯禹儼

道而莫差

周周家也差過也言殷湯夏禹周之文

而祗敬兮

嚴畏也祗敬也嚴一作嚴補曰禮

為無道殺北干醢梅伯武王杖黃鉞行天罰殷宗遂

絕不得長久也而一作之補曰禮記云昔殷紂亂天

下脯鬼侯以饗諸侯史記曰紂醢九侯脯

鄂侯淮南子云醢鬼侯之女菹梅伯之骸

而祗敬兮

湯禹儼

道而莫差

周周家也差過也言殷湯夏禹周之文

有過差故能獲夫神人之助子孫蒙其福祐也五臣云湯禹周文皆儼肅祗敬論議道德無有差殊故得永年補曰道治道也言周則包文武

能兮賢一云舉循繩墨而不頗頗傾也言三王舉賢用能不顧左右行用先聖法度無有傾失故能

綏萬國安天下也易曰無平不頗也五臣云無有頗僻循一作脩頗一作波補曰思玄賦注引楚詞遵繩

墨而不頗頗遵亦循也作脩非是易泰卦云無平不陂

陂一音頗皇天無私阿兮竊愛為私所私為阿覽

民德焉錯輔錯置也輔佐也言皇天神明無所私君使賢能輔佐以成其志故桀為無道傳與湯紂為

淫虐傳與文王德一作惠文選民作人補曰焉語助夫維聖哲以茂行兮智哲

錯七故切上天祐之夫維聖哲以茂行兮智哲

也茂盛也補曰行下孟切苟得用此下土苟誠也下土謂天

立者獨有聖明之智盛德之行故得用事天下而為

萬民之主補曰睿作聖明作哲聖哲之人以有甚盛

之行故能使下土為瞻前而顧後兮瞻觀也顧

我用詩曰奄有下土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相視也

禹湯後謂桀紂補曰說相觀民之計極相視也

文瞻臨視也顧還視也相觀民之計極相視也

極窮也言前觀湯武之謀窮其真為也民一作人補

足以觀察萬民忠佞之策此為至矣計策也極至也

相觀重言之也下文亦曰覽相觀於四極與左傳尚

猶有臭書弗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

而可服服服事也言世之人臣誰有不行仁義而

人非義則德不立非善則沾余身而危死兮

行不成也五臣云服用也沾余身而危死兮

下猶危也或云下也言已盡忠近於危殆一本死

近前漢注云下音瞻臨危也小爾雅曰疾甚謂之

也上觀初世伏節之賢士我志所樂終不悔恨不量

也五臣云今觀我之初志終竟行猶未為悔不量

鑿而正柎兮量度也正方也柎所以充鑿補曰量

木端所以入鑿淮南子固前脩以菹醢言工不

鑿而方正其柎則物不同而木破矣臣不度君賢愚

竭其忠信則彼罪過而身始也自前世脩名之人以

獲菹醢龍逢梅伯是也菹一作菹五臣云邪佞在前

忠賢何由能進補曰九辯云固鑿而方柎兮吾固知

其鉅語而難入夫邪佞在前而已曾歔歔余鬱

以正直當之其君不察得罪必矣曾歔歔余鬱

邑兮曾累也歔歔懼免或曰哀江之聲也鬱邑憂

也曾一作增邑一作悒補曰歔許居切歔香

衣許毅二切哀朕時之不當言我累息而懼鬱邑而

之時而值菹醢之攬茹蕙以掩涕兮茹柔栗也

世也補曰當平聲攬茹蕙以掩涕兮攬一作攬

文選作擊五臣云茹臭也蕙香草以喻忠正之心補

曰茹文選音汝王篇云茹柔也一曰菜茹五臣以茹

為香誤矣呂氏春秋曰以茹魚驅蠅蠅愈霑余襟

至而不可禁則茹又為臭敗之名非香也霑余襟

之浪浪霑濡也衣皆謂之襟浪流兒也言已自

流猶引取柔栗香草以自掩拭不以悲放失仁義跪

之則也補曰爾雅衣皆謂之襟襟交領也浪音郎

敷衽以陳辭兮敷布也衽衣前也陳辭於重華道

梧也辭一作詞補曰跪巨耿吾既得此中正耿

也言已上覩禹湯文王脩德以興下見弄澆桀紂行

惡以亡中知龍逢比干執履忠直身以菹醢乃長跪

布衽俛首自念仰訴於天則中心曉明得此中正之道
 道精合真人神與化游故設乘雲駕龍周歷天下以
 慰已情緩幽思也五臣云明我得此中正之道補曰
 言已所以陳詞於重華者以吾得中正之道耿然甚
 明故也反離騷云吾馳江潭之汎溢兮將折衷乎重
 華舒中情之煩或兮恐重華之不纍與余恐重華與
 沉江而死不與
 投閣而生也
駟玉虬以乘鷖兮
 有角曰龍無角曰虬鷖鳳皇別
 名也山海經云鷖身有五采而文如鳳鳳類也以爲
 車飾虬一作蛟一乘鷖一作乘鷖一作鷖補曰言以鷖爲
 車而駕以玉虬也駟一乘四馬也虬龍類也渠幽切
 說文云龍子有角者相如賦云六玉虬謂駕六馬以
 玉飾其鑣勒有似玉虬也鷖於計鳥雞二切山海經
 云九疑山有五彩之鳥飛蔽一鄉五彩之鳥鷖鳥也
 又云蛇山有鳥五
溘埃風余上征
 溘猶掩也埃塵也言我設
 色飛蔽日名鷖鳥
 往行游將乘玉虬駕鳳車掩塵埃而上征去離世俗
 遠羣小也補曰遠游云掩浮雲而上征故逸云溘猶

掩也按溘奄忽也渴合切征行也言忽然
 風起而余上征猶所謂忽乎吾將行耳
朝發軔
 於蒼梧兮
 軔音刃戰國策云陛下嘗軔車於
 趙矣軔止車之木將行則發之五臣以軔爲車輪誤
 矣山海經云蒼梧山舜葬于陽帝丹朱葬于陰禮記
 曰舜葬於蒼梧之野注云舜征有苗而死因葬焉蒼
 梧於周南越之地今爲郡如淳曰舜葬九嶷九嶷在
 蒼梧馮乘縣故或
夕余至乎縣圃
 縣圃神山在
 南子曰崑崙縣圃維絕乃通天言已朝發帝舜之居
 夕至縣圃之上受道聖王而登神明之山縣圃一作懸
 一無絕字一本乃作絕補曰縣音玄山海經云槐江
 之山上多琅玕金玉其陽多丹栗陰多金銀實惟帝
 稷所潛平圃南望崑崙其光熊熊其氣魂魂西望大澤后
 出泉溫和平圃即懸圃也穆天子傳云春山之澤清
 圃水經云崑崙崑崙說曰崑崙崑崙之山三級下曰樊桐一
 名

板松二曰玄圃一名閭風上曰層城一名天庭層音
 增淮南子言傾宮旋室懸圃閼風樊桐在崑崙閼闔
 之中樊音飯又曰崑崙之丘或上倍之是謂涼風之
 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謂懸圃之山登之乃靈
 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維上天登之乃神是謂太帝
 之居東方朔十洲記曰崑崙山有三角一角正北
 千北辰星之耀名閼風巔其一角正西名曰玄圃臺
 其一角正東名曰崑崙宮玄與縣古字通天問曰崑
 崙縣圍其欲少留此靈瑣兮也文如連瑣楚王
 居安在也一云靈神之所在也瑣門有青瑣也言未
 得入門故欲小住門外瑣一作瑣五臣云瑣門閣也
 補曰瑣先果切上文言夕余至乎縣圃則靈瑣神之
 所在也神之所在以喻君也漢舊儀云黃門令日暮
 入對青瑣丹墀拜音義云日忽忽其將暮已言
 青瑣以青畫戶邊鏤也日忽忽其將暮已言
 誠欲少留於君之省閣以須政教日又吾令羲和
 忽去時將欲暮年歲且盡言已衰老也

弭節兮

義和曰御也弭按也按節徐步也補曰山
 義和是生十日常浴日於甘淵注云羲和天地始生
 主日月者也故堯因是立羲和之官以主四時虞世
 南引淮南子云爰止羲和爰息六螭是謂懸車注云
 日乘車駕以六龍羲和御之日至此而薄於虞淵羲
 和至此而迴弭望崦嵫而勿迫也崦嵫日所入山
 止也彌耳切

望崦嵫而勿迫

也崦嵫日所入山
 也下有蒙水水

中有虞淵迫附也言我恐日暮年老道德不施欲令
 日御按節徐行望日所入之山且勿迫近冀及盛時
 遇賢君也勿一作未補曰崦音淹嵫音茲山海經曰
 鳥鼠同穴山西曰崦嵫又云西曰崦嵫之山淮南
 子云日入崦嵫經路曼曼其脩遠兮脩長也
 細柳入虞淵之汜路曼曼其脩遠兮釋文曼
 作漫五臣云漫漫遠兒補曰曼曼
 並莫半切集韻曼曼長也謨官切吾將上下而
 求索言天地廣大其路曼曼遠而且長不可卒至
 吾方上下左右以求索賢人與已合志者也

求索

言天地廣大其路曼曼遠而且長不可卒至
 吾方上下左右以求索賢人與已合志者也

補曰索飲余馬於咸池兮

咸池曰浴處也補曰飲於禁切九歌云與

女沐兮咸池逸云咸池星名蓋天池也天文大象賦云咸池浮津而淼漫注云咸池三星天潢南魚鳥之

所託也又七諫云屬天命而委之咸池注云咸池天神按下文言扶桑則咸池乃曰所浴者也

余轡乎扶桑

摠結也扶桑日出湯谷浴乎咸池拂于扶桑

是謂晨明登于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言我乃往

至東極之野飲馬於咸池與日俱浴以絜已身結我

車轡於扶桑以留日行幸得不老延年壽也補曰山

居上枝皆戴鳥郭璞云扶木扶桑也天有十日迭出

音桑神木日所出

折若木以拂日兮

若木在崑崙西極其

音扶湯與暘同

數千丈大二千圍兩兩同根更相依倚是名扶桑淮

南子云扶木在陽州日之所噴噴猶照也說文云櫛

極也然則若木百二而此乃灰野之若木歟淮南子

曰若木在建木西未有十日其華照下地注云若木

端有十日狀如連珠華光也光照其下也一云狀如

蓮華天問云羲和聊逍遙以相羊聊且也逍遙

也前望舒使先驅兮

望舒月御也月體光明以喻

命也或謂拂蔽也若木鄣蔽日使不得過也道遙

一作須臾羊一作伴補曰道遙猶翱翔也相羊猶徘徊

折取若木以拂擊日使之還去且相羊而遊以俟君

言已摠結日轡恐不能制年時卒過故復轉之西極

-5 168 35 875" data-label="Text">

華照下地拂擊也一云蔽也補曰山海經南海之內

命言已使清白之臣如望舒先驅求賢使風伯奉君
 命於後以告百姓或曰駕乘龍雲必假疾風之力使
 奔蜀於後補曰屬音注連也呂氏春秋曰風師曰飛
 廉應劭曰飛廉神禽能致風氣晉灼曰飛廉鹿身頭
 如雀有角而蛇尾豹文河圖
 曰風者天地之使乃告號令
鸞鳥皇為余先戒
 兮鸞俊鳥也皇雌鳳也以喻仁智之士先一作前五
 臣云鸞皇靈鳥補曰山海經女牀山有鳥狀如翟
 而五采畢備聲似雉而尾長名曰鸞見則天下安寧
 瑞應圖曰鸞者赤神之精鳳皇之佐也爾雅曰鷩鳳
 其雌皇皇或
雷師告余以未具
 作鳳為去聲雷為諸侯以
 使仁智之士如鸞皇先戒百官將往適道而君怠墮
 告我嚴裝未具余一作我補曰春秋合誠圖云軒轅
 主雷雨之神一
吾令鳳鳥飛騰兮繼之以日
 曰雷師豐隆也
 夜言我使鳳鳥明智之士飛行天下以求同志續以
 日夜冥相逢遇也文選云吾令鳳皇飛騰兮又繼

之以日夜補曰山海經云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
 雞五彩而文曰鳳鳥是鳥也飲食則自歌自舞見則
 天下大康寧上言鸞皇鳳皇之佐而皇雌鳳也以
 喻賢人之全德者故令
飄風屯其相離兮
 飛騰以求同志也故令
 無常之風以興邪惡之眾屯其相離言不與已和
 合也補曰爾雅注云飄風旋風屯徒昆切聚也
雲霓而來御
 雲霓惡氣以喻佞人御迎也言已
 事君反見邪惡之人相與屯聚謀欲離己又遇佞人
 相帥來迎欲使我變節以適之也帥一作率補曰御
 讀若迓霓五稽五歷五結三切通作蜺文選云雲旗
 拂霓又云俯而觀乎雲霓沈約郊居賦云雌霓連蜺
 並讀作側聲司馬溫公云約賦但取聲律便美非霓
 不可讀為平聲也爾雅蜺為挈貳說文霓屈虹青赤
 或白色陰氣也郭氏云雄曰虹謂明盛者雌曰蜺謂
 暗微者虹者陰陽交會之氣雲薄漏日日照雨滴則

也虹生也紛總總其離合兮紛盛多兒總總猶傳傳

斑陸離其上下斑亂兒陸離分散也言已游觀天

知也乍離乍合上下之義斑駁文也下音戶吾令帝

閣開關兮帝謂天帝閣常以昏閉門也補曰倚閭闔

而望予上閭闔天門也言已求賢不得疾讓惡佞將

我使我不得入也補曰大文大象賦曰嚴閭闔以洞

開注云宮牆兩藩正南開如門象者名閭闔門淮南

上帝所居紫微宮門也說文云閭闔始升天之門也

楚人名門曰閭闔選注云閭闔天門也王若因時

以為門屈原亦以閭闔喻君門也音與叶韻

曖曖其將罷兮曖曖昏昧兒罷極也罷一作疲

結幽蘭而延佇言時世昏昧無有明君周行罷

還意也而一作以五臣云結芳草自潔長立而無趣

向補曰劉次莊云蘭喻君子言其處於深林幽澗之

中而芬芳郁烈之不世溷濁而不分兮

可掩故楚詞云云世溷濁而不分兮

貪也補曰好蔽美而嫉妬言時世君亂臣貪不

嫉妬忠信也五朝吾將濟於白水兮濟渡也

臣云蔽隱也朝吾將濟於白水兮

言白水出崑崙之山飲之不死於一作乎補曰河圖

曰崑崙山出五色涑水其白水入中國名為河也五臣

神泉登閭風而縲馬閭風山名在崑崙之上

左傳曰臣負羈紕紕馬韁也馬滿補切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

丘之無女楚有高丘之山女以喻臣言已雖去意不能已猶復顧念楚國無有賢臣心為

已悲而同也流涕也或云高丘閭風山上也無女諭無與已同心也舊說高丘楚地名也五臣云女神女喻忠

臣補曰離騷多以女喻臣不必指神女溘吾遊此春宮兮溘奄也春宮東

方青帝舍也溘一作盭折瓊枝以繼佩言已行

游奄然至於青帝之舍觀萬物始生皆出於仁復折瓊枝以續佩守仁行義志彌固也補曰瓊玉之美者

傳曰南方有鳥其名為鳳天為生樹名曰瓊枝高百二十仞大三十圍以琳琅為實後漢注云瓊枝玉樹

以喻堅貞下文云及榮華之未落兮榮華喻

墮也補曰遊春宮折瓊相視也相下女之可詒詒遺也

枝欲及榮華之未落也

言已既脩行仁義與得同志願及年德盛時顏貌未老視天下賢人將持玉帛而聘遺之與俱事君也詒

一作貽補曰相息亮切下女喻吾令豐隆乘雲

兮豐隆雲師一曰雷師下注同乘一作乘補曰九歌

或曰雲師或曰雷師屏翳或曰雲師或曰雨師或曰

風師歸藏云豐隆筮雲氣而告之則雲師也穆天子

傳云天子升崑崙封豐隆之葬郭璞云豐隆筮師御

雲得大壯卦遂為雷師淮南子曰季春三月豐隆乃

出以將其雨張衡思玄賦云豐隆軒其雷霆雲師

則屏翳雨師也洛神賦云屏翳收風則風師也又周

官有鬪師雨師也淮南子云雨師灑道風伯掃塵說者

以為箕畢二星列仙傳云赤松子神農時為雨師風

俗通云玄冥為雨師其說不同據楚詞則以豐隆為

求宓妃之所在

宓妃神女以

雲師飛廉為風伯

耳

令雲師豐隆乘雲周行求隱士清潔若宓妃者欲與
 弁心力也必一作宓五臣云宓妃以喻賢臣補曰漢
 書古今人表有宓義氏宓音伏字本作處顏氏家訓
 云處字从宓宓字从宓下俱為必孔子弟子宓子賤
 即處義之後俗字以為宓或復加山子賤碑云濟南
 伏生即子賤之後是知處之與伏古來通用誤以為
 密較可知矣洛神賦注云宓妃伏
 犧氏女弱洛水而死遂為河神
解佩纓以結
言兮
 之纓佩帶也補曰洛神賦云願誠素
 先達兮解玉珩而要之亦此意
吾今蹇
脩以為理
 也蹇脩伏羲氏之臣也理分理也述禮意
 結言語使古賢蹇脩而為媒理也伏羲時敦朴故使
 其臣也五臣云今蹇脩為媒以通辭理補曰宓妃伏
 犧氏之女故使
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繡其
 其臣以為理也
難遷
 言緯繡乖戾也遷徙也言蹇脩既持其佩帶通
 言而讒人復相聚毀敗令其意一合一離遂

以乖戾而見距絕言所居深僻難遷徙也補曰緯音
 微繡呼麥切又音畫博雅作敦懂廣韻作微繡此言
 隱士忽與我乖
夕歸次於窮石兮
 次合也再宿
 刺其意難移也
 次淮南子言弱水出於窮石入于流沙也補曰郭璞
 注山海經云弱水出於窮石窮石今之西郡刪丹蓋
 其別流之原淮南子注云窮石山名在
 張掖也左傳曰后羿自鉏遷于窮石
朝濯髮乎
涓盤
 涓盤之水適世隱居而不肯仕
 涓盤之水適世隱居而不肯仕
 也盤一作槃補曰涓居而不自肯仕
保厥美以驕傲兮
 保厥美以驕傲兮
 倨傲曰驕倨傲曰驕
日康娛以淫遊
 康安也言宓妃用
 驕傲侮慢日自娛樂以遊戲自恣無有事君之意也
 五臣云淫久也言隱居之人日安樂久遊無意以
 匡君補曰說文云淫私逸也爾
雖信美而無禮
 雅久兩謂之淫故淫亦訓久

兮來違棄而改求

違去也改更也言必妃雖信有美德驕傲無禮不可與共

事君來復棄去而更求賢也棄一作弃補覽相觀

於四極兮

覽相一作求覽

周流乎天余乃下

言我乃復往觀視四極周流求賢然後乃來下也

於外國南至於濮鈞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亦說文

開明之門南方南極之山曰暑門西方西極之山曰閭闔之門北方北極之山曰寒門下音戶望

瑶臺之偃蹇兮

石次玉曰瑶詩曰報之以瓊瑶

者見有娥之佚女

如契母簡狄也配聖帝生賢

子以諭貞賢也詩曰有娥方將帝立子生商呂氏春

秋曰有娥氏有美女為之高臺而飲食之言已望見

瑶臺高峻睹有娥氏美女思得與共事君也佚釋文

作佚補曰娥音蒿李善引呂氏春秋曰有娥氏有二

佚女為九成之臺淮南子曰有娥在不周之北長女

吾令鳩為媒兮

鳩運日也羽有毒可殺人以喻

余以不好

言我使鳩鳥為媒以求簡狄其性讒賊

忠賢讒佞所疾故云不好補曰好讀如好人提提之

好夫鳩之不可為媒審矣屈原何為使之乎淮南言

也暉與雄鳩之鳴逝兮

逝往也釋文雄鳩作鳩補曰

運同雄鳩之鳴逝兮

說文云鳩鵲也爾雅云

鷓鴣鵲注云似山鵲而小短尾青余猶惡其

鷓鴣鵲注云似山鵲而小短尾青

黑色多聲月令鳴鳩拂其羽即此也

佻巧

佻輕也巧利也言又使雄鳩銜命而往其性輕佻巧利多語言而無要實復不可信用也

五臣云雄鳩多聲言使辨捷之士往聘忠賢我又惡其輕巧而不信補曰佻吐凋切又士了切爾雅云佻

偷心猶豫而狐疑兮

補曰猶由抽二音顏氏家訓曰尸子云五尺犬為猶說文

隴西謂犬子為猶吾以為人將犬行犬好豫在人前待人不待又來迎候此乃豫之所以為未定也故謂

不決曰猶豫或以爾雅曰猶如麕善登木猶獸名也既聞人聲乃豫緣木如此上下故稱猶豫水經引郭

緣生述征記云河津冰始合車馬不敢過要須狐行云此物善聽冰下無水乃過人見狐行方渡按風俗

通云里語稱狐欲渡河無如尾何且狐性多疑故俗有狐疑之說未必一如緣生之言也然禮記曰決嫌疑

疑定猶與疏云猶是攫屬豫是虎屬說文云豫象之大者人老子曰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隣則猶與豫皆未

定之辭 欲自適而不可 媒其心讒賊以善為

惡又使雄鳩銜命而往多言無實故中心狐疑猶鳳豫意欲自往禮又不可女當須媒士必待介也

皇既受詒兮

詒一作詔五臣云詒遺也言我得賢人如鳳皇者受遺玉帛將行就

聘恐高辛之先我

高辛帝嚳有天下號也帝繫曰高辛氏為帝嚳帝嚳次妃

有娥氏女生契言已既得賢智之士若鳳皇受禮遺將行恐帝嚳已先我得娥簡狄也遺一作遣五臣云

帝嚳喻諸國賢君補曰皇甫謐云高辛都亳今河南偃師是張晏云高辛所興之地名也 欲遠

集而無所止兮

集一作進 聊浮遊以逍遙

復後高辛欲遠集它方又無所之故 及少康之末

家兮留有虞之二姚

少康夏后相之子也有虞國名姚姓舜後也昔寒泥

使澆殺夏后相少康逃奔有虞虞因妻以二女而邑於綸有田一成有眾一旅能布其德以收夏衆遂誅

滅澆復禹之舊績屈原設至遠方之外博求衆賢索
 宓妃則不肯見求簡狄又後高辛幸若少康留止有
 虞而得二妃以成顯功是不欲遠去之意也補曰二
 姚事見左傳杜預云梁國有虞縣皇甫謐云今河東
 大陽西山上虞城姚音遙說
 文云虞舜居姚虛因以為姓
 理弱而媒拙兮
 弱劣也拙鈍也五臣云我欲留聘二
 姚又恐道理弱於少康而媒無巧辭恐導言之不
 固
 言已欲效少康留而不去又恐媒人弱
 世溷濁
 而嫉賢兮
 世一
 作時
 好蔽美而稱惡
 稱舉也再言
 世溷濁者懷
 襄二世不明故羣下好蔽忠正之士而舉邪惡之人
 美一作善補曰再言世溷濁者甚之也屈原作此在
 懷王之世耳惡去聲言可
 閨中既以邃遠兮
 美者蔽之可惡者稱之
 小門謂之閨邃深也一無以字補曰爾雅宮
 中之門謂之闈其小者謂之閨邃雖遂切
 哲王

又不寤
 哲智也寤覺也言君處宮殿之中其閨深
 遠忠言難通指語不達自明智之王尚不
 能覺悟善惡之情高宗殺孝己是也何況不智之君
 而多閹蔽固其宜也補曰說文寐覺而有信曰寤閨
 中既以邃遠者言不通羣下之情哲王又不寤者言
 不知忠臣之分懷王不明而曰哲王者以明望之也
 太史公所謂異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韓
 愈琴操云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亦此意
 懷朕
 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與此終古
 言我懷
 情不得發用安能久與此閹亂之君終古而居乎意
 欲復去也一本忍下有而字釋文古音故補曰此言
 當世之人蔽美稱惡不能與之父居也九歌曰長無
 絕兮終古九章曰去終古之所居終古猶求古也考
 工記注曰齊人之言終古猶言常也
 索藎芻茅以
 集韻古音估者故也音故者始也
 筵筭兮
 索取也藎茅靈草也筵小折竹也楚人名
 結草折竹以卜曰筭文選藎作瓊五臣云

筵竹筵也補曰索所革切菴音瓊爾雅云菴菴茅注

云菴菴一種花有赤者為菴筵音廷筵音專後漢方

術傳曰挺專折竹注命靈氛為余占之靈氛古

凶者言已欲去則無所集欲止又不見用憂滿不知

所從乃取神草竹筵結而折之以卜去留使明智靈

占其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脩而慕之

靈氛言以忠臣而就明君兩美必合楚國誰能信

明善惡脩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已且以時去也

九州之博大兮豈唯是其有女言我思念天

楚國有臣而可止乎息古文思亦曰勉遠逝而無

作思唯一作惟補曰女細呂切

狐疑兮孰求美而釋女五臣云靈氛曰

有求忠臣而不擇取汝者也補曰何所獨無芳

再舉靈氛之言者甚言其可去也

草兮二名也文選注云卉百草摠名楚人語也

爾何懷乎故宇懷思也宇居也言何所獨無賢

此皆靈氛之詞爾一作尔宇一作世幽昧以眩

宅注同補曰若作宅則與下韻叶

曜兮眩曜惑亂兒世一作時眩一作眩補曰眩日

炎縮切淮南云嫌疑肖孰云察余之善惡原

象者眾人之所眩耀

-2 152 38 880" data-label="Text">

答靈氛曰當世之君皆闇昧惑亂不分善惡誰當察

蒿也盈滿也或言艾非芳草也一名水臺補曰要與腰同爾雅艾水臺注云今艾蒿謂幽蘭

其不可佩言楚國戶服白蒿滿其要帶以為芬芳反謂幽蘭臭惡為不可佩也以言君親

愛讒佞憎遠忠直而不肯近也其一作兮一作之覽五臣云言楚國皆好讒佞謂忠正不可行於身也覽

察草木其猶未得兮一作視也草一作艸一作獨豈

理美之能當理美玉也相玉書言理大六寸其耀自照言時人無能知臧否觀衆

草尚不能別其香臭豈當知玉之美惡乎以為草木

易別於禽獸禽獸易別於珠玉珠玉易別於忠佞知

人最為難也五臣云豈能辨玉之臧否而當之乎王喻忠直補曰理美猶九章言藻美也理音呈一曰瑤

也玕蘇糞壤呂充悻兮蘇取也充猶滿也壤土也悻謂之勝勝香囊也呂一作以補曰史記樵蘇後爨蘇取草也又淮南子曰蘇援世事蘇猶索也悻許歸切下同爾雅云婦人之禕

謂之禕注云即今之香纓也禕邪謂申椒其不

芳言蘇糞土以滿香囊而帶之反謂欲從靈氛

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言已欲從靈氛勸去念楚國也補曰靈氛之占於異姓則吉巫咸將夕

矣在屈原則不可故猶豫而狐疑也巫咸將夕

降兮巫咸古神巫也當殷中宗之世降下也補曰書序云伊陟贊于巫咸前漢郊祀志云巫咸之興

自此始說者曰巫咸殷賢臣一云名咸殷之巫也說

文曰巫祝也古者巫咸初作巫山海經曰巫咸國在

女丑北又曰大荒之中有靈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

子曰軒轅丘在西方巫咸在其北注云巫咸知天道

明吉凶據此則巫咸之與尚矣商時又有巫咸也莊

子曰鄭有神巫曰季咸又有巫咸招皆取此懷椒

糝而要之椒香物所以降神糝精米所以享神言

使占茲吉凶也糝俗作糝補曰糝音所祭神**百神**

醫其備降兮九疑續其並迎醫蔽也續盛兒

言巫咸得已椒糝則將百神蔽日來下舜又使九疑

之神紛然來迎知已之志也疑一作疑補曰醫於計

切疑與疑同迎魚慶切迂也漢紀曰望祀虞舜于九

疑張揖曰九疑在零陵營道縣文穎曰九疑半在蒼

梧半在零陵顏師古云疑似也山有九峯其形相

似水經云峯秀數郡之間異嶺同勢遊者疑焉**皇**

剡剡其揚靈兮皇皇天也剡剡光兒補曰剡以

告余以吉故就言皇天揚其光靈使百神告我當去

靈氛之占筮算折竹而已至百神備**曰勉陞降**

降九疑並迎告我使去則可以去矣

以上下兮勉強也上謂君下謂臣陞一作升補曰

耳不必**求榘獲之所同**榘法也獲度也言當自

指君臣臣與已合法度者因與同志共為治也榘一作矩獲

一作獲五臣云此巫咸之言補曰榘俱雨切獲紆縛

烏郭二切淮南子曰知榘獲之**湯禹嚴而求合**

所周注云榘方也獲度法也**挈咎繇而能調**挈

尹名湯臣也咎繇禹臣也調和也言湯禹至聖猶敬

承天道求其匹合得伊尹咎繇乃能調和陰陽而安

-5 150 35 885" data-label="Text">

帝乃降觀下逢伊摯即伊尹也**苟中情其好脩**

兮又何必用夫行媒行媒喻左右之臣也言誠

明賢君自舉用之不必須左右薦**說操築於傳**

達也一無又字五臣云苟且也

巖方

說傳說也傳巖地名補曰

武丁用而不

疑

武丁殷之高宗也言傳說抱道懷德而遭遇刑罰

像求之因得傳說登以為公道用大興為野得諸傳巖作

說命是佚篇也補曰孟子曰傳說舉於版築之間史

以傳險姓之號曰傳說險與巖同徐廣曰尸子云傳

巖在北海之州孔安國曰傳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通

道所經有澗水壤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

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也

鼓刀方 呂太公之氏也鼓鳥也武言呂望太公

史記云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本姓姜氏從其封

姓故曰呂尚戰國策云太公望老婦之逐夫朝歌之

廢屠文王用之而王注云呂尚為老婦之所逐賣肉

於朝歌肉上生臭不售故曰廢屠淮南子曰太公之

鼓刀注云太公河內 遭周文而得舉 紂居東海

汲人有屠釣之困 刀而屠遂西釣於渭濱文王夢得聖人於是出獵而

遇之遂載以歸周文以為師言吾先公望子久矣因号

為太公望或言周文王夢天帝立令狐之津太公立

其後帝曰昌賜汝名師文王再拜太公亦再拜太公

夢亦如此文王也田見識所夢載與俱歸以為太師

也補曰天問云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喜

注云呂望鼓刀在列肆文王親往問之對曰下屠屠

牛上屠 甯戚之謳歌方 齊桓聞以該輔

該備也甯戚脩德不用退而商賈宿齊東門外桓公

夜出甯戚方飯牛叩角而商歌桓公聞之知其賢舉

用為客卿備輔佐也補曰淮南子云甯戚欲干齊桓

公困窮無以自達於是為商旅將任車以商於齊暮

宿於郭門之外飯牛車下望見桓公乃擊牛扇而商

歌桓公聞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三

齊記載其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
布單衣適至鼂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
桓公召與語悅之以為大夫矸與岸同一作南山
祭屈原舉呂望傳說寤戚之事傷今之不然也及

年歲之未晏兮 晏時亦猶其未央 言已所

以汲汲欲輔佐君者翼及年未晏晚以成德化也然
年時亦尚未盡翼若三賢之遭遇也其一作而補曰

說文央久也 恐鷦鷯之先鳴兮 鷦鷯一名買鷦

鷦音提鷦音決一音弟桂一音殄綸反離騷云徒恐
鷦鷯之將鳴兮顧先百草為不芳顏師古云鷦鷯一

名買鏡一名子規一名杜鵑常以立夏鳴鳴則衆芳
皆歇鷦與鷦同鏡音詭思玄賦云恃知已而華予兮

鷦鷯一名杜鵑至三月鳴晝夜不止服虔曰鷦鷯一
名鷦伯勞也順陰陽氣而生按禽經云舊周子規也

江介曰子規蜀右曰杜宇又曰鷦鷯鳴而草衰生云
鷦鷯爾雅謂之鷦左傳謂之伯趙然則子規鷦鷯二

物也月令仲夏鷦始鳴說者云五月陰氣生於下伯
勞夏至應陰而鳴詩曰七月鳴鷦箋云伯勞鳴將寒

之候也五月則鳴幽地晚寒左傳伯趙氏司至也注
云伯勞以夏至鳴冬至止陸佃雅云陰氣至而鷦

鳴故百草為之芳歇廣韻曰鷦鷯關西曰巧婦關東
曰鷦鷯春分鳴則衆芳生秋分鳴則衆芳歇未詳

使夫百草為之不芳 言我恐鷦鷯以先春分鳴
使百草華英摧落芬芳不

得成也以喻讒言先至使忠直之士蒙罪過也草一
作艸一作卉一無夫字一無為字補曰爾雅疏云百

卉猶百草也詩 何瓊佩之偃蹇兮 偃蹇衆盛兒

衆菱然而蔽之 言我佩瓊玉懷美德偃蹇而盛
也五臣云菱亦盛也補曰菱音愛

惟此黨人之不

也五臣云菱亦盛也補曰菱音愛

方言云掩翳菱也注云謂菱蔽也

惟此黨人之不

惟此黨人之不

惟此黨人之不

惟此黨人之不

諒兮

諒信一作亮

恐嫉妬而折之

言楚國之人不尚忠信之行共嫉妬

我正直必欲折挫而敗毀之也

時繽紛其變易兮

其一作以五臣云繽紛亂

也又何可以淹留

言時世溷濁善惡變易不可以久留宜速去也

蘭芷

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

言蘭芷之草變易其體而不復香荃蕙化而為菅茅失其本性也以言君子更為小人忠信更為佞偽也五臣云茅惡草以喻讒臣

補曰上云謂幽蘭其不可佩以幽蘭之別於艾也謂申椒其不芳以申椒之別於糞壤也今日蘭芷不芳荃蕙為茅則更與之俱化矣當是時守死而不變者楚國一人而已屈子是也

何昔日之

芳草兮

一作卉

今直為此蕭艾也

言往昔

草今皆直為蕭艾而已以言往日明智之士今皆佯

愚狂惑不顧一無蕭字一無也字補曰顏師古云齊

書太祖云詩人采蕭蕭即艾也蕭自是香蒿古祭祀所用合脂蕤之以享神者艾即今之灸病者名既不同本非一物詩云彼采蕭兮彼采艾兮是也淮南曰膏夏紫芝與蕭艾俱死蕭艾賤草以喻不肖

豈

其有他故兮莫好脩之害也

不好用忠正之人害其善志之故一無也字五臣云明智之士佯愚者為君不好脩絜之士而自損害補

曰時人莫有好自脩絜者故其

余以蘭為可恃

蘭懷王少弟司馬子蘭也恃怙也補口史記秦昭王欲與懷王會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

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子頃襄王立

以其弟子蘭為令尹然則子

無實而容長

實

也言我以司馬子蘭懷王之弟應薦賢達能可怙而

進不意內無誠信之實但有長大之貌浮華而已五

臣云無實無實材補曰長平聲委厥美以從俗兮委荀得列

乎衆芳言子蘭其美質正直之性隨從諂佞苟

蘭有蘭之名無蘭之實雖椒專佞以慢慝兮

大夫子椒也淫注云慢一作謾慝一作謾

賢也慝盛香之囊以喻親近言子椒為楚大夫處蘭

芷之位而行淫慢佞諛之志又欲援引面從不賢之

類使居親近無有憂國之心責之也夫一作其五臣

佩帶而無芬芳補曰椒音殺爾雅曰椒醜菜注云

椒似菜莫而小赤色子椒佞而似義猶椒之似椒也

子椒既已無蘭之實而列乎衆芳矣既干進而務

入兮于求而又何芳之能祗祗敬也言子椒

於君身得爵祿而已復何周時俗之流從兮一作

能敬愛賢人而舉用之也從流一本又孰能無變化言時世俗人隨從上化

從誤作從諛之行衆人誰有不變節而從之者乎疾之甚也五

臣云周此諂佞之俗流行相從誰能不變節隨時以

容身乎覽椒蘭其若茲兮又况揭車與江離

子椒子蘭變志若此况朝廷衆臣而不為佞媚以容

其身邪揭一作藹離一作離補曰子椒子蘭宜有椒

蘭之芬芳而猶若是况衆臣若揭車江離者乎揭車

江離皆香草不若椒蘭之盛也列子曰臭過椒蘭荀

子曰椒惟茲佩之可貴兮之一委厥美而歷

茲歷逢也言已內行忠正外佩衆香此誠可貴重

厥美以從俗言子蘭之自弃也此云

委厥美而歷茲言懷王之見弃也

難虧兮

其虧一作

芬至今猶未沫

沫已也

行純美芬芳勃勃誠難虧歎久而彌盛至今尚未已也

也芬一作芬芬勃勃一作滓補曰說文云芬州初生其香分布沫音昧微晦也易曰日中見沫招魂曰身服義而未沫

聊浮游而求女

言我雖不見用猶和調已之行

浮游以求同志也五臣云汝同志人也度法度也補曰和調重言之也女紐呂切

及余飾

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

上謂君下謂臣也言我願及年德方

盛壯之時周流四方觀君臣之賢欲往就之也補曰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所謂余飾之方壯也

也周流觀乎上下猶言周流乎天余乃下也下音戶

靈氛既告余以吉占

兮

補曰靈氛告以吉占百神告以吉故而此獨曰靈氛者初疑靈氛之言復要巫咸巫咸與百神無異

詞則靈氛之占誠吉矣然原

周未嘗去也設詞以自寬耳

歷吉日乎吾將行

言靈氛既告我以吉占歷善日吾將去君而遠行也

五臣云歷選也補曰上林賦云歷吉日以齊戒張揖曰歷筭也行

折瓊枝以為羞兮

羞脯補曰張

崑崙西流沙濱大三百圍高萬仞其華食之長生羞脩二物也見周禮羞致滋味脩則脯也王逸五臣以

羞為脩

精瓊糜以為糧

精鑿也糜屑也

誤矣

行乃折取瓊枝以為脯腊精鑿玉屑以為儲糧飲食

香潔糝以延年也五臣云精擣也取其清潔而延壽

補曰糜音糜文選音糜反離騷云精瓊糜與秋菊芳

將以延夫天年應劭云精細也瓊玉之華也周禮有

食玉注云玉陽精之純者食之以禦水氣鄭司農云

王齊當食玉屑張音張食米也鑿音作精細米也左

傳案食 不鑿 為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為車象

牙也言我駕飛龍乘明智之獸象玉之車文章雜錯

以言已德似龍玉而世莫之識也五臣云飛龍喻道

瑤象以比君子之德言我遠游但駕此道德以為車

補曰易曰飛龍在天許慎云飛龍有翼瑤美玉也言

以瑤象為車而駕以 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

逝以自疏 言賢愚異心何可合同知君與已殊志

忠佞兩心不可同吾將遠去 遭吾道夫崑崙兮

自疏遠也補曰疏所道功 遭吾道夫崑崙兮

遭轉也楚人名轉曰遭河圖括地象言崑崙在西北

其高萬一千里上有瓊玉之樹也補曰遭池戰切焉

本紀言崑崙山高三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

光明也其上有醴泉華池河圖云崑崙天中柱也氣

上通天水經云崑崙虛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

中也其高萬一千里河水出其東北陬爾雅曰西北

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崑崙

之立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又曰鍾山西六百里有

崑崙山所出五水今按山海經內崑崙虛在西北帝

之下都方八百里高萬仞山有木禾面有九井以玉

為檻面有五門門有開明獸守之百神之所在郭璞

曰此自別有小崑崙也淮南子云崑崙虛中有增城

-5 155 35 885" data-label="Text">

九重上有木禾珠樹玉樹璇樹不死樹在其西方朔

象

象

象

象

象

象

象

象

象

象

象

象

象

象

象

象

象

象

象

象

象

山其路遙遠周流揚雲霓之唼藹兮揚披也

天下以求同志也翦鬱蔭兒也一本揚下有志字藹釋文作蓋一作藹

正臣云揚舉也雲霓虹也盡之於旌旗唼藹旌旗蔽

日兒補曰唼藹暗也冥也唼鳴玉鸞鳥之啾啾鸞鸞

烏感切藹蓋並於蓋切以王為之著於衡和著於軾啾啾鳴聲也言已從崑

崑將遂陞天披雲霓之翦鬱排讒佞之黨羣鳴玉鸞

之啾啾而有節度也五臣云玉馬佩也鸞車鈴也言

我去國亦守節度而行補曰許慎云鸞以象鳥之聲

詩云和鸞雖雖注云在軾曰和在鑣曰鸞禮記曰君

子在車則開鸞和之音注云鸞在衡和在式正義云

鸞在衡和在式謂常所乘之車若田獵之車則鸞在

馬鑣韓詩外傳曰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

和應啾音擊埤倉云眾聲也朝發軔於天津兮天津東極箕

也補曰爾雅析木謂之津箕斗之間漢津也注云箕

龍尾斗南斗天漢之津梁疏云天河在箕斗二星之

間隔河須津梁以渡故謂此次為析木之津天文大

象賦云天津橫漢以揭光注云天津九星在虛危北

橫河中所渡夕余至乎西極言已朝發天之東津

西極萬物所成動順陰陽之道且亟疾也補曰上林

賦云左蒼梧右西極注引爾雅西至于阆國為西極

又淮南曰西方西極鳳皇翼其承旂兮翼旂也

之山曰閭闔之門高翱翔之翼翼則鳳皇來隨我車敬承旂

忽

吾行此流沙兮

流沙沙流如水也尚書曰餘波入于流沙五臣云流沙西極也補曰

山海經流沙出鍾山西行注云今西海居延澤尚書所謂流沙者形如月生五日張揖云流沙沙與水流

行也顏師古曰流沙也 遵赤水而容與

但容與游戲遠方動以潔清自洒飾也補曰傳雅云崑崙

崑崙赤水出其東南陔河水出其東北陔水入南海

穆天子傳曰遂宿于崑崙之阿赤水之陽莊 麾蛟

龍使梁津兮

舉手曰麾小曰蛟大曰龍或言以

為梁也使一作呂五臣曰麾昭也補曰麾許為切廣

雅曰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有角曰虬龍無角曰

說文曰津水渡也

詔西皇使涉予

詔告也西皇

渡也言我乃麾蛟龍以橋西海使少皞來渡我動與

神獸聖帝相接言能渡萬民之厄也予一作余補曰

以多艱兮

艱難也

騰衆車使徑待

騰過也言崑崙

艱難非人所能由故令衆車先過使從邪徑以路不

周以左轉兮

云左轉者君子尚左補曰山海經西

北海之外大荒之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注云此

山形有缺不周匝因名之西北不周風自此出也淮

山北門開以納不周之風大人賦曰回車竭來兮絕

道不周張揖曰不周山在崑崙東南二千三百里以

山海經淮南子考之不周當在崑崙西北逸說是也

遠游曰歷太皓以右轉太皓在東方自左而之右故
下云遇蓐收乎西皇也此云路不周以左轉不周在
西北海之外自右而之左故曰指西海以為期

也期會也言已使語眾車我所行之道當過不周山
而左行俱會西海之上也過不周者言道不合於世
也左轉者言君行左乖不與已同志也補曰博物志
云七戎六蠻九夷八狄謂之四海言皆近海漢張騫
渡西海至大秦大秦之西鳥遼國鳥遼國之西復屯

余車其千乘兮屯陳也五臣云屯聚也車所以
載已言君子以德自載亦如車

馬聚千乘者言道德之多並運於已所齊玉軼而
在可馳走補曰屯徒渾切乘實證切

並馳乘齊以玉為車轄也言乃屯轍我車前後千
乘齊以玉為車轄也言乃屯轍我車前後千

進駕八龍之婉婉兮婉婉龍兒五臣云八龍八
節之氣也婉於阮切釋文

載雲旗之委蛇其狀婉婉又載雲旗委
蛇而長也駕八龍者言已德如龍可制御八方也載

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邈邈
遠兒言已雖乘雲龍猶自抑案弭節徐行高抗志行

奏九歌而舞韶兮九歌九韶舜樂也尚書
樂也韶九韶舜樂也尚書樂也尚書樂也韶九韶舜樂也

聊假日以媮樂言已
也竹書云夏后啓舞九韶

智明宜輔舜禹以致太平奏九德之歌九韶之舞而
 不遇其時故假日游戲愉樂而已假一作暇補曰顏
 師占云此言遭遇幽厄中心愁悶假延日月苟為娛
 樂耳今俗猶言借日度時故王仲宣登樓賦云登茲
 樓以四望兮聊假日以消憂今之讀者改假為暇失
 其意矣李善注仲宣賦引荀子多暇日亦承誤也媮
 音俞也
陟陞皇之赫戲兮
 皇皇天也赫戲光明也媮
 音俞也
 曰西京賦云板赫戲以輝
忽臨睨夫舊鄉
 睨視也舊
 鄉楚國也言已雖升崑崙過不周渡西海舞九韶陞
 天庭據光曜不足以解憂猶顧視楚國愁且思也補
 曰睨五
僕夫悲余馬懷兮
 僕御也懷思也
蜷局顧而
 義自明也五臣云蜷局回顧而不肯行補曰蜷音拳
不行
 地意不忘舊鄉忽望見楚國僕御悲感我馬
 計切

蟲形詰屈也行
 胡郎切叶韻
亂曰
 其亂理也所以發理詞指揔撮
 之意也補曰國語云其輯之亂輯成也凡作篇章既
 成撮理一賦之終重者情志未申更作賦也
已矣
 者揔理一賦之終重者情志未申更作賦也
哉國無人莫我知兮
 賢人也易曰闕其戶闕其
 無人屈原言已矣我獨懷德不見用者以楚國無有
 賢人知我忠信之故自傷之詞一無哉字補曰論語
 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
又何懷乎故都
 言衆人無有知已矣發端歎詞
既莫足與為美政兮
 何為思故鄉念楚國也
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言時世之君無道不足
 與共行美德施善政者
 故我將自沈汨淵
 從彭咸而居處也

叙曰昔者孔子叡聖明喆音哲天生不羣

羣一作王定經術刪詩書一云俾定經術乃刪詩書正禮樂

制作春秋以為後王法門人三千罔不

昭達臨終之日則大義垂而微言絕其

後周室衰微戰國並爭道德陵遲譎詐

萌生於是揚墨鄒孟孫韓之徒各以所

知著造傳記或以述古或以明世八字一作成一

世名而屈原履忠被譖憂悲愁思一云憂愁思憤獨

依詩人之義而作離騷上以諷諫下以

自慰遭時闇亂不見省納不勝憤懣遂

復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楚人高其

行義瑋其文采以相教傳或作傳教至於孝武

帝恢廓道訓使淮南王安作離騷經章

句則大義粲然後世雄俊莫不瞻慕一作

仰舒肆妙慮一云攄舒妙思續述其詞逮至劉向

顏師古讀如本字典校經書分為十六卷孝章即

位深弘道藝而班固賈逵復以所見改

易前疑各作離騷經章句其餘十五卷

一作闕而不說又以壯為狀一作扶義多乖

異事不要括一作撮今臣復以所識所知稽

之舊章合之經傳八字一云稽之經傳作十六卷章

句雖未能究其微妙然大指之趣略可

見矣且人臣之義以忠正為高以伏節

為賢故有危言以存國殺身以成仁是

以伍子胥不恨於浮江比干不悔於剖

心然後忠立而行成忠一作德榮顯而名著

著一作稱若夫懷道以迷國詳愚而不言

詐也顛則不能扶危則不能安婉婉以

順上婉婉一作婉逡巡以避患雖保黃耆

終壽百年蓋志士之所恥愚夫之所賤

也今若屈原膺忠貞之質體清潔之性

直若砥矢言若丹青進不隱其謀退不

顧其命此誠絕世之行俊彥之英也而

班固謂之露才揚已一作賈競於羣小之中

怨恨懷王譏刺椒蘭苟欲求進強巨姜切

非其人不見容納忿恚自沈是虧其高

明而損其清潔者也昔伯夷叔齊讓國
 守分一作志不食周粟遂餓而死豈可復謂
 有求於世而怨望哉恨一作怨且詩人怨主
 刺諫一作上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匪而
 命之言提其耳風諫之語於斯為切然
 仲尼論之以為大雅引此比比彼屈原之
 詞優游婉順寧以其君為一有字不智之故
 欲提攜其耳乎而論者以為露才揚已
 怨刺其上強非其人殆失厥中矣夫離

騷之文依託五經以立義焉帝高陽之
 苗裔則厥初生民時惟姜嫄也紉秋蘭
 以為佩則將翱將翔佩玉瓊琚也夕攬
 洲之宿莽則易潛龍勿用也駟玉虬而
 乘鸞則時乘六龍以御天也就重華而
 陳詞則尚書咎繇之謀謨也登崑崙而
 涉流沙則禹貢之敷土也故智彌盛者
 其言博才益多者其識遠作多一屈原之
 詞誠博遠矣自一有孔丘字終沒以來名儒博

達之士著造詞賦莫不擬則其儀表祖

式其模範取其要妙竊其華藻所謂金

相王質百世無匹世一作歲名垂罔極永不刊

滅者矣班孟堅序云昔在孝武博覽古文淮南王

俳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濁穢之中浮游

塵埃之外曠然泥而不滓推此志雖與日月爭光可

也斯論似過其真又說五子以失家巷謂五子胥也

及至拜澆少康式姚有娥佚女皆各以所識有所增

損然猶未得其正也故博采經書傳記本文以為之

解且君子道窮命矣故潛龍不見是而無悶關雎哀

周道而不傷蘧援持可懷之智寧武保如愚之性咸

以全命避害不受世患故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

身斯為貴矣今若屈原露才揚已競乎危國羣小之

間以離讒賊然責數懷王怨惡椒蘭愁神苦思強非

其人忿懣不容沈江而死亦貶絜狂狷景行之士多

稱崑崙冥婚宓妃虛無之語皆非法度之政經義所

載謂之兼詩風雅而與日月爭光過矣然其文弘博

麗雅為辭賦宗後世莫不斟酌其英華則象其從容

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劉向揚

雄騁極文辭好而悲之自謂不能及也雖非明智之

器可謂妙才者也政與正同顏之推云自古文人常

道其惡存於楚賦讀者不以為過蓋不隱惡故也愚

嘗折衷其說而論之曰或問古人有言殺其身有益

於君則為之屈原雖死何益於懷襄曰忠臣之用心

自盡其愛君之誠耳死生毀譽所不顧也故比于以

諫見戮屈原以放自沈比于紂諸父也屈原楚同姓

也為人臣者三諫不從則去之同姓無可去之義有

死而已離騷曰怙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

則原之自處審矣或曰原用智於無道之邦衛明哲

保身之義可乎曰愚如武子全身遠害可也官守

言責斯用智矣山甫明哲固保身之道然不曰夙夜

匪解以事一人乎士見危致命况同姓兼恩與義而
 可以不死乎且比干之死微子之去皆是也屈原其
 不可去乎有比干以任責微子去之可也楚無人焉
 原去則國從而亡故雖身被放逐猶徘徊而不忍去
 生不得力爭而強諫死猶異其感發而改行使百世
 之下聞其風者雖流放廢斥猶知愛其君眷眷而不
 忘臣子之義盡矣非死為難處死為難屈原雖死猶
 不死也後之讀其文知其如賈生者亦鮮矣然為
 賦以弔之不過哀其不遇而已余觀自古忠臣義士
 慨然發憤不顧其死持立獨行自信而回者其英
 烈之氣豈與身俱亡哉仍羽人於丹丘留不死之舊
 鄉超無為以至清與太初而為隣此遠游之所以作
 而難為淺見寡聞者道也仲尼曰樂天知命故不憂
 又曰樂天知命有憂之大者屈原之憂憂國也其樂
 樂天也離騷二十五篇多憂世之語獨遠游曰道可
 受兮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天無垠無滯滑而寬兮
 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為
 之先此老莊孟子所以大過人者而原獨知之司馬

相如作大人賦宏放高妙讀者有凌雲之意然其語
 多出於此至其妙處相如莫能識也太史公作傳以
 為其文約其辭微其志絮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
 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絮故其稱物芳其行廉
 故死而不容兒踈濯淖汚泥之中以浮游塵埃之外
 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斯可謂深知已者楊
 子雲作反離騷以為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
 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沈身哉屈子之事蓋聖賢之變
 者使遇孔子當與三仁同稱雄未足以與此班孟堅
 堅顏之推所云無異妾婦兒童之見余故具論之

離騷贊序

班孟堅

離騷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初事懷王
 甚見信任同列上官大夫妬害其寵讒
 之王王怒而踈屈原以忠信見疑憂愁

幽思而作離騷離猶遭也騷憂也明已
遭憂作辭也是時周室已滅七國並爭
屈原痛君不明信用羣小國將危亡忠
誠之情懷不能已故作離騷上陳堯舜
禹湯文王之法下言羿澆桀紂之失以
風懷王終不覺寤信反間之說西朝於
秦秦人拘之客死不還至于襄王復用
讒言逐屈原在野又作九章賦以風諫
卒不見納不忍濁世自投汨羅原死之

後秦果滅楚其辭為衆賢所悼悲故傳
于後

辨騷

劉勰

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竒文蔚起其離
騷哉故以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
前豈去聖之未遠而楚人之多才乎昔
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為國風好色
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
謂兼之蟬蛻穢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

皜一作然涅而不緇雖與日月爭光可

也班固以為露才揚己忿懟沈江羿澆

二姚與左氏不合離騷用羿澆等事正與左氏合孟堅所云謂劉安說耳

崑崙懸圃非經義所載然而文辭麗雅

為詞賦之宗雖非明哲可謂妙才王逸

以為詩人之提耳屈原婉順離騷之文

依經立義駟虬乘鷖則時乘六龍崑崙

流沙則禹貢敷土名儒詞賦莫不擬其

儀表所謂金相玉振百世無匹者也及

漢宣嗟歎以為皆合經術揚雄諷味亦

言體同詩雅四家舉以方經而孟堅謂

不合傳體褒貶任聲抑揚過實可謂鑒

而弗精翫而未覈者也將覈其論必徵

言焉故其陳堯舜之耿介稱禹湯之祗

敬典誥之體也譏桀紂之猖狂傷羿澆

之顛隕規諷之旨也虬龍以諭君子雲

霓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掩

涕歎君門之九重忠怨之辭也觀茲四

事同于風雅者也至於託雲龍說迂怪
 豐隆求宓妃鳩鳥媒娥女詭異之辭也
 康回傾地夷羿弊日木夫九首土伯三
 目譎怪之談也依彭咸之遺則從子胥
 以自適狷狹之志也士女雜坐亂而不
 分指以為樂娛酒不廢沈湎日夜舉以
 為歡荒淫之意也

此皆宋王之詞非屈原意自漢以來靡麗之賦勸百而諷一其流至於齊梁而極矣皆自宋玉唱之

也故論其典誥則以彼語其夸誕則如

此固知楚辭者體慢於三代而風雅於
 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
 觀其骨鯁所樹肌膚所附雖取
 鏘經意亦自鑄偉辭故騷經九章朗麗
 以哀志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遠遊天
 問瓌詭而惠巧招魂大招耀豔而深華
 卜居標放言之致漁父寄獨任之才故
 能氣往轍古辭來切今驚采絕歎難與
 並能矣自九懷已下遽躡其跡而屈宋

此語施於宋玉可也

逸步莫之能追故其叙情怨則鬱伊而易感迷離居則愴快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披文而見時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揚公波而得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苑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豔辭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若能憑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貞玩華而不墜其實則顧眄可以驅辭力欬唾可

以窮文致亦不復乞靈於長卿假寵於

子淵矣一云獨任當作獨往

讚曰不有屈原豈見離騷驚才風逸壯志煙高山川無極情理實勞金相玉式

豔溢鎗毫煙一作雲

楚辭卷第一

楚辭卷一

靈靈離亭
志歎高山川無跡
辭曰不有風泉豈
千歲矣
必窺文煙亦不野
靈林身仰新
靈林身仰新

楚辭卷第二

校書郎臣王逸上

九歌章句第二

離騷

東皇太一

一本自東皇太一至國殤上皆有祠字

雲中君

湘君

湘夫人

大司命

少司命

東君

河伯

山鬼

國殤

禮魂

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國南郢之

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祠祠一作祀漢書曰楚

地信巫鬼重淫祀隋志曰荊州尤重祠祀屈原制九歌蓋由此也其祠必作歌

樂鼓舞以樂諸神一無歌字屈原放逐竄伏其

域懷憂苦毒愁思涕鬱出見俗人祭祀

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陋因為作九歌

之曲王逸注九辯云九者陽之數道之綱紀也五臣云九者陽數之極自謂否極取為歌名矣按九

歌十一首九章九首皆以九為名者取簫韶九成啓九辯九歌之義騷經曰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

愉樂即其義也宋玉九辯以下皆出於此上陳事神之敬下見已

之寃結託之以風諫故其文意不同章

句雜錯而廣異義焉一云故其文詞意周章雜錯

吉日兮辰良日謂甲乙辰謂寅卯補曰沈括存中云吉日兮辰良蓋相錯成文則

語勢矯健如杜子美詩云紅豆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皇枝韓退之云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皆用此

體也穆將愉兮上皇

穆敬也愉樂也上皇謂東皇

吉良之日齋戒恭敬以宴

樂天神也補曰愉音俞

珥謂劍鐔也劍者所以威不軌衛有德故撫持之也

以飾劍故取以名焉珥音環珥耳飾也鐔音所

兮琳琅

琳琅皆美玉名也爾雅曰有璆琳琅玕

道乃使靈巫常持好劍以辟邪要垂衆佩周旋而舞

琅糾錯也琳琅聲也謂帶劍佩衆多糾錯而鳴其聲

曰古之君子必佩玉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

鳴也琳音林琅音郎俗作瑯爾雅曰西北之美者有

崑崙虛之璆琳琅玕焉璆琳美玉名琅玕狀似珠也

佩玉以禮事神也瑶席兮玉瑱

瑶石之次王者詩云報

曰瑶音遙一曰美玉也瑱壓也音鎮下文云白玉兮

為鎮是也周禮玉鎮大寶器故書作瑱鄭司農云瑱

讀為盍盍將把兮瓊芳也盍何不也把持也瓊玉枝

為席美玉為瑱靈巫何持乎乃復把玉枝以為香也

五臣云靈巫何不持瓊枝以為芳香取美潔也補曰

盍音蕙肴蒸兮蘭藉

蕙肴以蕙草蒸肉也藉

用白茅也蒸一作蒸一作蒸補曰肴骨體也蒸進也

蒸烝並同國語曰親戚宴饗則有殽烝注云殽體解

節折之俎藉奠桂酒兮椒漿也椒漿以椒置酒中

中也言已供待彌敬乃以蕙草蒸肴芳蘭為藉進桂

酒椒漿以備五味也五臣云蕙蘭椒桂皆取芬芳補

曰說文奠置祭也漢樂歌曰奠桂揚枹兮拊鼓

酒勺椒漿周禮四飲之物三曰漿

楚辭卷三

三

也拊擊也抱一作桴補疏緩節兮安歌疏希也言希也

酒醴既具不敢寧處親舉抱擘鼓使靈巫緩節而舞

歌補曰疏陳竿瑟兮浩倡陳列也浩大也言已

樂以自竭盡也補曰禮記鍾磬竿瑟以和靈偃蹇

兮姣服靈謂巫也偃蹇舞兒姣好也服飾也姣一

既留偃蹇委曲兒一作衆盛兒方言曰好或謂之姣

注云言姣潔也姣與芳菲菲兮滿堂菲菲芳

乃使姣好之巫被服盛飾舉足奮袂五音紛紛兮繁

會五音宮商角徵羽也紛紛盛兒君欣欣兮樂

康欣欣喜兒康安也言已動作衆樂合會五音紛

多福也屈原以為神無形聲難專易失然人竭心盡

禮則歆其祀而惠以祉自傷履行忠誠以事於君不

見信用而身放棄送以危殆也五臣云君謂東皇也

欣欣和悅兒補曰此章以東皇喻君言人臣陳德義

禮樂以事上則其君樂康無憂患也

東皇太一

五臣云每篇之目皆楚之

猶毛詩題章之趣太一星名天之

尊神祠在楚東以配東帝故云東

皇補曰漢書郊祀志云天神貴者

大補曰漢書郊祀志云天神貴者

春秋祭太一東南郊天文志曰中

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

淮南子曰太微者太一之庭紫宮

神曜魄寶也天文大象賦注云天
皇大帝一星在紫微宮內勾陳口
中其神曰曜魄寶主御羣靈秉萬
機神圖也其星隱而不見其占以
見則為災也又曰太一星次天
一南天帝之臣也主使十六龍知
風雨水旱兵革飢饉疾
疫占不明反移為災

浴蘭湯兮沐芳

蘭香草也補曰本草白芷一
名芳香樂府有沐浴子劉次

莊云楚詞曰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又曰與
汝沐兮咸池晞汝髮兮陽之阿皆潔濯之謂也李白
亦有此作其詞曰沐芳莫彈冠浴蘭莫振

衣處世忘太潔至人貴藏暉與屈原意異
華采衣

兮若英華采五色采也若杜若也言已將脩饗祭
五采華衣飾以杜若之英以自潔清也補曰華戶花
切荀卿雲賦云五采備而成文衣華采之衣以其類

也本草杜若一名杜蘅葉似薑而有文理味辛香今
復別有杜蘅不相似按杜蘅爾雅所謂杜土鹵者也
杜若廣雅所謂楚蘅者也不實者謂之英古人
多雜引用爾雅曰榮而不實者謂之英

靈連蜷

兮既留靈巫也楚人名巫為靈子連蜷巫迎神導
引兒也既已也留止也一本靈下有子字

爛昭昭兮未央爛昭昭也昭昭明也

也楚辭也憺安也壽宮供神之
處也祠祀皆欲得壽宮故名為

也塞將憺兮壽宮壽宮也言雲神既至於壽宮歆饗酒良憺然安樂無
有去意也補曰憺徒濫切漢武帝置壽宮神君臣瓚

曰壽宮奉與日月兮齊光齊同也光明也言雲
神之宮

與日月同光明也夫雲興而日月闇雲
藏而日月明故言齊光也齊一作爭

龍駕兮帝

服龍駕言雲神駕龍也故易曰雲從龍帝謂五方之

與五帝同服也五臣云聊翱遊兮周章周章猶

周流也言雲神居無常處動則翔翔周流往來且遊戲也五臣云翱遊周章往來迅疾靈皇

皇兮既降靈謂雲神也皇皇美兒降下也言雲

焱遠舉兮雲中焱去疾兒也雲中雲神所居

飽焱然遠舉復還其處也補曰焱早遙切羣犬走兒

非覽翼州兮有餘猶他也言雲神所在高邈乃

望於翼州尚復見他方也五臣云言神所居高絕下

覽翼州橫望四海皆有餘而無極翼州堯所都思有

九州中謂今橫四海之內橫四海兮焉窮窮極也言雲神出

橫行四海安有窮極也補曰禮思夫君兮太息

君謂雲神五臣曰夫君謂雲神以喻君也言夫君所

居高遠下制有國我之思君終不可見故歎息而憂

心也補曰記曰夫夫也極勞心兮慙慙慙慙憂心

為習於禮者上夫音扶極勞心兮慙慙

兒屈原見雲一動千里周徧四海想得隨從觀望四

方以忘已憂思而念之終不可得故太息而歎心中

煩勞而慙慙也或曰君謂懷王也屈原陳序雲神文

雲中君

雲神豐隆也一曰屏翳已見

義略訖愁思復至哀念懷王暗昧不明則太息增歎

心每慙慙而不能已也慙一作仲補曰慙救中切說

文仲憂也引詩憂心忡忡楚詞作慙此章以雲神喻

君言君德與日月同明故能周覽天下

橫被六合而懷王不能如此故心憂也

君不行兮夷猶

君謂湘君也夷猶猶豫也言湘

之波方數百里羣鳥所集魚鱉所聚土地肥饒又有險阻故其神常安不肯遊蕩既設祭祀使巫請呼之尚復猶

蹇誰留兮中洲

蹇詞也留待也中洲中可居者曰洲

言相君蹇然難行誰留待於水中之洲乎以爲堯用二女妻舜有苗不服舜往征之二女從而反道死於沅湘之中因爲湘夫人也所留蓋謂此堯之二女也五臣云誰將留待於中洲乎欲神之速至也補曰逸以湘君爲湘水神而謂留湘君於中洲者二女也韓退之則以湘君爲娥皇湘夫人爲女英留止也

美要眇兮宜脩

要眇好兒脩飾也言二女之兒

妙一本宜上育又字補曰要於笑切眇與妙同前漢傳曰幼眇之聲亦音要妙此言娥皇容德之美以喻賢臣沛吾乘兮桂舟

沛吾乘兮桂舟

沛行兒舟也吾屈原自謂

桂木之船沛然而行常香淨也五臣云我復乘桂舟以迎神舟用桂者取香潔之異乘一作蔡補曰孟子曰如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沛普

令沅湘兮無

波

沅湘水名

使江水兮安流

願湘君令沅湘無波

涌使江水順徑徐流則得安也補曰沅湘已見騷經水經及荆州記云江出岷山其源若甕口可以濫觴潛行地底數里至楚都遂廣十里名爲南江初在捷爲與青衣水汶水合東北至巴郡與涪水漢水白水合至潯陽分爲九道東會于彭澤經蕪湖名爲中江東北至南徐州名爲望夫君兮未來

望夫君兮未來

君謂湘君吹

參差兮誰思

參差洞簫也言已供脩祭祀瞻望

樂君當復誰思念也五臣云謂神肯來斯而我作樂吹聲參差當復思誰言思神之甚一作參差補曰風

俗通云舜作簫其形參差象鳳翼參差不齊之兒初
 簫義宜二切此言因吹簫而思舜也洞簫賦云吹參
 差而入道德洞簫簫
 之無底者簫差竹兒
 神略畢意念楚國願駕飛
 龍北行亟還歸故居也
 庭太湖也言已欲乘龍而歸不敢隨從大道願轉江
 湖之側委曲之徑欲急至也五臣云轉道於洞庭湖
 上而直歸補曰遭池戰切文選音陟連切原欲歸而
 轉道於洞庭者以湘君在焉故也山海經曰洞庭之
 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淵澧沅之風交瀟湘
 之淵出入多飄風暴雨注云言二女遊戲江之淵府
 則能鼓動三江令風波之氣共相交通又曰湘水出
 帝舜葬東入洞庭下注云洞庭地穴在長沙巴陵也
 水經云四水同注洞庭北會大江名之五渚戰國策
 秦與荆戰大破之取洞庭五渚是也湖水廣負五百
 餘里日月若出沒於其中湖中有君山潛通吳之苞
 山郭景純江賦云苞山洞庭巴陵地道潛陸旁通幽

駕飛龍兮北征

遭吾道兮洞庭

此窈窕者也按吳中太湖一名洞庭而巴陵之
 洞庭亦謂之太湖逸云太湖蓋指巴陵洞庭耳
荔柏兮蕙綢 曰綢繆束楚是也柏一作拍博也詩
 作博補曰柏拍並
 音博綢儔切二音
蓀撓兮蘭旌 蓀香草也撓
 原言已居家則以薛荔博飾四壁蕙草縛屋乘船則
 以蓀為楫擢蘭為旌旗動以香潔自脩飾也蓀一作
 荃旌一作旒補曰蓀荃見騷經撓而遙切方言云楫
 謂之撓或謂之擢周禮云析羽為旌爾雅云注旄首
 曰旌旄與旌同諸本或云乘荃撓乘一作承或
 云采荃撓兮蘭旗皆後人增改或傳寫之誤耳
望
涔陽兮極浦 涔陽江碕名近附郢極遠也浦水
 今澧州有涔陽浦水經云涔水出漢中南縣東南旱
 山北至沔陽縣南入于沔涔水即黃水也集韻涔郎
 丁切水名其字从令引楚詞望涔陽兮極浦未詳
 說文云浦濱也風土記大水有小口別通曰浦
橫

薜

薜香草也撓

舩小楫也屈

一作承或

誤耳

望

浦水

極遠也

浦水

未詳

橫

大江兮揚靈

靈精誠也屈原思念楚國願乘輕舟上望江之遠浦下附郢之倚以

深憂患橫度大江揚已精誠莫能感悟懷王使還已也五臣曰言我遠游此浦將橫絕大江揚其精誠於

君側補曰橫大江兮揚靈以湘君在焉故也揚靈兮未極也極已女

婵媛兮為余太息

女謂女類屈原姊也婵媛猶牽引也言已遠揚精誠雖欲

自竭盡終無從達故女類牽引而責數之為已太息悲毒欲使屈原改性易行隨風俗也五臣云言我揚

精誠未已女類牽引時事以為不變節從俗終橫不可為而為我歎息也補曰婵媛已見騷經

流涕兮潺湲

潺湲流兒屈原感女類之言外欲變節而意不能故內自悲傷涕泣

橫流也補曰潺湲仕連鉏山二切湲音爰連隱思君兮陴側也君謂懷王言已雖見放棄隱伏山野猶從側陋之中思念君也

補曰隱痛也孟子曰惻隱之心非符涕曰說文隱也

桂擢兮蘭柅

擢楫也柅船旁板也一作棧五臣云桂蘭取其香也補曰擢直欻切

柅音曳楫謂之斲冰兮積雪

斲斲也言已乘船楫斲斲冰凍紛然如積雪言已勤苦也一云斲曾冰

五臣云言志不通猶乘舟值天盛寒斲斲冰凍徒為勤苦而不

得前也采薜荔兮水中綠木而生擣芙蓉

芙蓉兮木末

擣採取也芙蓉荷華也生水中屈原言已執忠信之行以事於君其志不

合猶入池涉水而求薜荔登山綠木心不同兮媒

而采芙蓉固不可得也補曰擣音蹇勞言婚姻所好心意不同則媒人疲勞而無功也

恩不甚兮輕絕

言人交接初淺恩不甚篤則輕相與離絕言已與君同姓共祖

無離絕之義也五臣曰石瀨兮淺淺流疾兒補曰事君之道亦類此焉

瀨落蓋切說文曰水流沙上也文選注

飛龍兮翮

翮 屈原憂愁視川水見石瀨淺疾流而下將

在草野終無所登至也五臣云下視水石淺淺而流

仰觀飛龍翩翩而舉物皆遂性我獨不然也補曰說

疾飛也交不忠兮怨長 相與不厚則長相怨恨

言已執履忠信雖獲罪 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間

過不敢怨恨於衆人也 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間

聞暇也言君嘗與已期欲共爲治後以讒言之故更

告我以不閒暇遂以疏遠已也余一作我五臣云言

君與臣下爲友而臣爲不忠則怨而責之已爲不信

則以爲閑爾疾其君初欲與已爲治後遂相背焉補

曰此言朋友之交忠則見信不忠則生怨臣忠於君

則君宜見信而反告我以不閒所謂羌中道而回畔

兮反既有此宅志也此原陳 鼉騁騫兮江皋

已之志於湘君也閒音閑 鼉騁騫兮江皋

喻盛明也澤曲曰皋言已願及鼉明已年盛時任重

馳驅以行道德也鼉一作朝補曰鼉陟遙切早也騁

音逞騫音務說文曰夕將暮已已衰老弭情安意終志草壑

以喻衰言日夕將暮已已衰老弭情安意終志草壑

也五臣云喻已盛少之時願驅馳於君前及衰謝之

日反安意於草野自歎之詞補曰騁騫弭節不出江

皋北渚之間自傷不得居朝廷也渚止也爾雅小洲

曰渚韓詩章句 鳥次兮屋上 次舍也再宿曰水

周兮堂下

周旋也言已所居在湖澤之中衆鳥

自傷與鳥獸魚鱉同 捐余玦兮江中

玦玉佩也

命臣之瑞故與環即還與玦即去也補曰捐音公玦

古穴切如環而有缺左傳曰佩以金玦弃其衷也苟

事至而斷人以玦皆取弃絕之義莊子曰緩佩玦者

事至而斷人以玦皆取弃絕之義莊子曰緩佩玦者

事至而斷人以玦皆取弃絕之義莊子曰緩佩玦者

余佩兮醴浦

遺離也佩瓊瑤之屬也言已雖見
放逐常思念君設欲遠去猶拍玦

佩置於水涯冀君求已示有還意佩一作珮醴一作
澧五臣云捐遺皆置也玦珮朝服之飾置於江澧二
水之涯者冀君命已猶可以用也補曰拍玦遺佩以
詒湘君與騷經解佩纒以結言同意喻求賢也遺平
聲方言注云澧水今在長沙水經云澧水出武陵充
縣注于洞庭按禹貢曰又東至于澧史記作醴孔安
國馬融王肅皆以醴為水名鄭玄曰醴陵名也長沙
有醴陵縣澧醴古書通用今澧州有佩浦因楚詞為
名也采芳洲兮杜若之芳洲香草蓼生水中將以
遺兮下女已願往芬芳絕異之洲采取杜若以與
貞正之人思與同志終不變更也五臣云欲將已之
美投於賢臣者思與同志復為治道補曰遺去聲既
詒湘君以佩玦又遺下女以杜若好
賢不已也騷經曰相下女之可詒

遺兮下女

遺與也女陰也以喻臣謂已之儔匹言
已願往芬芳絕異之洲采取杜若以與

得

言日不再中年不
再盛也皆一作時

聊逍遙兮容與

逍遙遊
戲也詩

曰狐裘逍遙言天時不再至人年不再盛已年既老
矣不遇於時聊且逍遙而遊容與而戲以待天命之
至也五臣云自言憂愁欲以史死死不再生何
由復遇逍遙容與待君之命冀得盡其誠心焉

湘君

劉向列女傳舜陟方死於蒼梧
二妃死於江湘之間俗謂之湘

君禮記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
末之從也注云離騷所歌湘夫人
舜妃也韓退之黃陵廟碑云湘旁
有廟曰黃陵自前古立以祠堯之
二女舜二妃者秦博士對始皇帝
云湘君者堯之二女舜妃者也劉
向鄭玄亦皆以二妃為湘君而離
騷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
逸以為湘君者自其水神而謂湘
夫人乃二妃也從舜南征三苗不

及道死沅湘之間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疑二女者帝舜之后不當降小水為其夫人因以二女為天帝之女以余考之璞與王逸俱失也堯之長女娥皇為舜正妃故曰君其二女英自宜降曰夫人也故九歌詞謂娥皇為君謂女英帝子各以其盛者推言之也禮有小君君母明其正自得稱君也

帝子降兮北渚

帝子謂堯女也降下也言堯二女娥皇女英隨舜不反沒於湘

水之渚因為湘夫人補曰此言帝子之神降於北渚來享其祀也帝子以喻賢臣

目眇眇

兮愁予

美好眇眇然絕異又配帝舜而乃沒命水中

屈原自傷不遭值堯舜而遇閻君亦將沈身湘流故曰愁我也予一作余五臣云其神儀德美好愁我失

志焉補曰眇眇微良言神之降望而不見使我愁也以况思賢而不得見也予音與

嫋嫋兮

秋風

嫋嫋秋風搖木兒切

洞庭波兮木葉下

言秋風疾則草木搖湘水波而樹葉落矣以言君政急則眾民愁而賢者傷矣或曰屈原見秋風起而木

葉墮悲歲徂盡年衰老也五臣云喻小入用事則君子奔逐補曰淮南云見一葉落而知歲之將暮又曰

白蘋兮騁望

蘋草秋生今南方湖澤皆有之騁平也蘋

或作蘋一本此句上有登字皆非也補曰蘋音煩淮南子云路無莎蘋注云蘋狀如葦歲音針見爾雅又

說文云青蘋似莎者司馬相如賦與佳期兮夕張注云似莎而大生江湖鴈所食

佳謂湘夫人也不敢指斥尊者故言佳也張施也言已願以始秋蘋草初生平望之時脩設祭具夕早灑

掃張施帷帳與夫人期歆饗之也一本佳下有人字一云與佳人兮期夕張五臣云佳期謂湘夫人言已

願以此夕設祭祀張帷帳異夫人之神來此飲饗以喻張設忠信以待君命補曰說文云佳善也廣雅云佳好也張音帳陳設也周禮曰凡邦之張事漢書曰供張東都門外言夕張者猶黃昏以為期之意鳥

萃兮蘋中 萃集一本萃上何字五 臣云蘋水草補曰萃音遂 習何為兮

木上 習魚網也夫鳥當集木巔而言草中習當在水而中而言木上以喻所願不得失其所也補

音增 **沅有芷兮醴有蘭** 言沅水之中有盛茂之蘭異於眾草以興湘夫人美好亦異於眾人也芷一作芷醴一作澧五臣云蘭芷喻已之善補曰水經云澧水又東南注于沅水曰澧口蓋其枝瀆耳引

公子兮未敢言 公子謂湘夫人也重以早說尊遇二女二女雖死猶思其神所以不敢達言者士當須介女當須媒也五臣云公子謂夫人喻君也未敢

言者欲待賢主補曰諸侯之子稱公子謂子椒子蘭也思椒蘭宜有蘭芷之芬芳未敢言者恐逢彼之怒耳此原陳已之志於湘夫人

荒忽兮遠望 言鬼神荒忽往來無形近而視之也山鬼云思公子兮徒離憂

流水兮潺湲 言鬼神荒忽往來無形近而視之彷彿若存遠而望之但見水流而潺湲也荒一作慌忽一作惚補曰慌釋文文選並音荒此言遠望楚國若有若無但見流水之潺湲耳荒忽不分

麋何食兮庭中 麋獸名似鹿也食一作明之貞 麋音眉月令曰

蛟何為兮水裔 蛟龍類也麋獸情淫而遊澤 蛟音在

朝馳余馬兮江皋 馳音馳

夕濟兮西澨 濟渡也澨水涯也自傷驅

馳音馳

馳音馳

馳音馳

馳音馳

馳音馳

馳音馳

馳音馳

馳音馳

音逝說文曰溼埤增水邊土人所居者

騰駕兮偕逝借俱也逝往也屈原幽居草澤思命駕騰馳而往不待侶偶也五臣云翼聞夫人召我將騰馳車馬與使者俱往喻有君命亦將然矣補曰

佳人以喻賢人

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與已同志者

困於世願築室水中託附神明而居處也一本云以荷蓋五臣云願築室結茨於水底用荷葉蓋之務清潔也補曰築版築也

蓀壁兮紫壇蓀七入切說文茨也

室壇蓀一作荃補曰荀子曰東海則有紫結魚鹽焉紫紫貝也相貝經曰赤電黑雲謂之紫貝郭璞曰今之紫貝以紫為質黑為文點陸機云紫貝其白質如玉紫點為文本本草云貝類極多而紫貝尤為世所貴重淮南子曰腐鼠在壇注云楚人謂中庭為壇七諫曰鷄鶩滿堂壇兮注云高殿敞陽為堂平場廣坦為

壇音善

羽芳椒兮成堂布香椒於堂上一云播芳椒兮盈堂補曰羽古播字

本作羽漢官儀曰椒房

以椒塗壁取其温也

桂棟兮

以桂木為屋棟補

注屋也

蘭橑一曰星橑橑前木爾雅曰橑音老說文椽也

辛夷楣兮

辛夷香草以作戶楣補曰本

草北人呼為木筆其花最早南人呼為迎春逸云香

筆非也楣音眉說文云秦名屋檉也爾雅楣謂之

梁注云門

藥房為房之飾補曰本草白芷楚人謂

謂之藥溼雅曰芷其葉

罔薜荔兮為帷罔結也言

帷帳補曰罔讀

擗蕙櫨兮既張擗拊也

若網在旁曰帷

木一作擘拊一作折擗一作椶五臣云罔結以為帷

帳擗拊以為屋聯畫張設於中也補曰擗音覓切一

音覓榜音綿
又彌堅切

白王兮為鎮

以白王鎮坐席也鎮

以疏石蘭兮為芳

石蘭香草疏布陳也一本為上

布其芳氣

芷葺兮荷屋

葺蓋屋也一本葺

以芷葺及荷葉

繚之兮杜衡

繚縛束也社衡香

字衡一作蘅補曰繚音了纏也謂以荷為屋以芷覆

之又以杜衡繚之也五臣云束縛杜衡置於水中非

是合百草兮實庭

合百草之華以實庭中五

芳馨兮庶門

馨香之遠聞者積之以為門庶也

從鬼神築室水中與相夫人比鄰而處然猶積聚衆

芳以為殿堂修飾彌盛行善彌高也補曰庶音武說

文曰堂下周屋也

九嶷續兮並迎

九嶷山名舜

庶門謂庶與門也

作疑補曰靈之來兮如雲

言舜使九嶷之山神

神侍送衆多如雲也如一作若

捐余袂兮江中

袂衣袖也補遺余

袿兮醴浦

袿澹襦也屈原託與

復迎之而去窮困無所依故欲捐弃衣物裸身而行

將適九夷也醴一作澧五臣云袿禮澹袖襦也袿裸

皆事袿所用今夫人既去君復背已無所用也故弃

遺之補曰遺平聲袿音既方言曰禪衣江淮南楚之

間謂之袿捐袿遺袿與捐袿遺

備舉汀洲兮杜

若將以遺兮遠者汀平也遠者謂高賢隱士也

猶求高賢之士平洲香草以遺之與共脩道德也者

一作者五臣云攀取也杜若以喻誠信遠者神及君

也補曰汀它丁切水際平地遺去聲既詒湘夫人以

袂襟又遺遠者以社若好賢不已也舊本者音渚集

韻者有
觀音
時不可兮驟得
聊逍遙兮容與
言富貴有命天時難值不可數得聊且遊戲以盡年
壽也與一作治補曰不可再得則已矣不可驟得猶
異其一
遇焉

湘夫人

廣開兮天門

補曰漢樂歌云天門開詠蕩蕩淮
南子注云天門上帝所居紫微宮

也紛吾乘兮玄雲

吾謂大司命也言天尊重司
命將出遊戲則為大開禁門

使乘玄雲而行補曰漢
樂歌云靈之車結玄雲
令飄風兮先驅
為飄風使

凍雨兮灑塵

暴雨為凍雨言司命爵位尊高出
則風伯雨師先驅為軾路也灑一

作洒軾一作戒補曰凍音東爾雅注云今江東呼夏
月暴雨為凍雨灑所買切淮南子曰令雨師灑道風

伯掃塵自此已

君迴翔兮以下

迴運也言司命行
有節度雖乘風雨

然徐迴運而來下也迴翔猶翔也

一音戶
踰空桑兮從

女空桑山名司命所經屈原修履忠貞之行而身放
棄將愬神明陳巳之寃結故欲踰空桑之山而要

司命也補曰山海經云東曰空桑之山注云此山出
琴瑟材周禮空桑之琴瑟是也淮南曰舜之時共工

振滔洪水以薄空桑注云空桑地名在
魯也女讀作汝親之詞喻欲從君也
紛總總兮

九州

總總眾見補曰堯時九州見禹貢商九州自
爾雅周九州見周禮鄒行云赤縣神州內自

有九州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淮
南曰天地之間九州東南神州曰農土正南次州曰

沃土西南我州曰滄土正西弁州曰弁土正中冀州
曰中土西北台州曰肥土正北濟州曰成土東北薄

州曰隱土正東陽何壽夭兮在予
子謂司命言
普天之下九

州之民誠甚衆多其壽老夭折皆自施行所致天誅
加之不在於我也補曰此言九州之大生民之衆或
壽或夭何以皆在於我我為司命故高飛兮安

翔言司命執持天政不以人言乘清氣兮御

陰陽持萬民死生之命也清一作精補曰易云時

乘六龍以御天莊子曰乘天地之正吾與君兮齋

速吾屈原自謂也齋戒以自疾也導帝之兮九

坑言已願修飾急疾齋戒侍從於君導迎天帝出

阮文苑作岡補曰之適也坑音岡山脊也周禮職方

氏九州山鎮曰會稽衡山華山沂山岱山嶽山醫無

閭霍山恒山也淮南曰天地之間九州八極土有九

山太行羊腸孟門也原言司命代天授生殺之柄人

君亦代天制一國之命故欲與司命尊帝適九州之

山少觀四方之風靈衣兮被被披披長白一作

同玉佩兮陸離言已得依隨司命被服神衣被

壹陰兮壹陽陽明也衆莫知兮余所為

屈原言已得配神俱行出陰入陽一晦一明衆人無

緣知我所為作也補曰此言司命開闔變化能制萬

民之命人君折疏麻兮瑶華疏麻神麻也補曰謝靈

亦當如此也折疏麻心莫展又云瑶華未敢折說者云瑶華

運詩云折麻心莫展又云瑶華未敢折說者云瑶華

麻花也其色白故比於瑶此花香服食可致長壽故

以為美將以贈遠江淹雜擬詩云雜瑤雖將以遺

可贈疏華竟無陳李善云疏華瑤華也

芳離居方離居猶思離居隱上將折神麻采玉華以遺

九章卷三

與之明已行度如玉不以苦樂易其志也補曰遺去聲離居猶遠者也自此以下屈原陳已之志於司命

也老冉冉兮既極極窮也極一作終不寢近兮愈

疏寢稍也疏遠也言履行忠信從小至老命將窮矣而君猶疑之不稍親近而日以疏遠也寢一作侵一作浸

作而愈一作浸乘龍兮麟麟麟有車麟車聲詩云

文作幹音麟補高駝兮冲天言已雖見疏遠執

麟麟然而有節度抗志高行冲天而驅不以貧困有

枉撓也駝一作馳補曰史記云一飛冲天冲持弓切

直上飛也集韻作神與冲通此結桂枝兮延竚

言司命高駝而去不復留也羌愈思兮愁人

念楚國愁且思也補曰此言司命既去猶結桂枝以

延望喻君捨已不顧益憂思也愁人兮奈何願若今兮無

虧虧歇也言已愁思安可奈何乎固人命兮

有當孰離合兮可為言人受命而生有當貴賤貧富者是天祿也已

獨放逐離別不復會合不可為思也補曰君子之仕

也去就有義用捨有命屈子於同姓事君之義盡矣

其不見用則有命焉或離或合神實司之非

人所不能為也一云孰離合兮不可為

大司命周禮太宗伯以禋燎祀司中司

為太尉又文昌宮第四曰司命按史記天官書文昌六星四曰司命晉書

天文志三台六星兩兩而居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為司命主壽然則有兩司命也祭法王立七祀諸侯立五祀皆有司命疏云司命宮中小神而

漢書郊祀志荆巫有司命說者曰文昌第四星也五臣云司命星名主知生死輔天行化誅惡護善也大司命云乘清氣兮御陰陽少司命云登九天兮撫彗星其非宮中少神明矣

秋蘭兮麋蕪羅生兮堂下

言已供神之室空閑清淨衆香

之草又環其堂下羅列而生誠司命君所宜幸集也秋一作蘓下同麋一作蘓補曰爾雅曰蘓蘓蕪蕪郭璞云香草葉小如菱狀山海經云臭如蘓蕪本草云芎藭其葉名蘓蕪似蛇床而香騷人借以為譬其苗則芬香滿徑七八月開白花管子曰五沃之土生蕪蕪相如賦云穹窮昌蒲江離蘓蕪綠葉兮素枝師古云蘓蕪即穹窮苗也下音戶

芳菲菲兮襲予

襲及也予我也言芳草茂盛吐葉垂華芳香菲菲上及我

也枝一作華五臣云四句皆喻懷忠潔也補曰襲音習予上聲

夫人自有兮美

子夫人謂萬民也一云夫人而能為鑄也夫人猶言凡音扶考工記曰夫人而能為鑄也夫人自有美子補曰夫

也人孫何以兮愁苦孫謂司命也言天下萬民人其年命而用思愁苦也一作為五臣云孫香草喻司命言凡人各自有美愛臣子司命何為愁苦而司

主之蓋自傷也補曰此言愛其子者人之常情非司命所憂猶恐不得其所原於君有同姓之恩而懷王曾莫之恤也孫亦喻君騷經曰荃不察余之中情是也

秋蘭兮青青綠葉

兮紫莖言已事神崇敬重種芳草莖葉五色芳香益暢也一本蘭下有生字補曰詩云綠竹

青青青青茂盛也音菁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

言萬民衆多美人並會盈滿於堂而司命獨與我睨而相視成為親親也五臣云滿堂喻天下也謂天下

亦有善人而司命獨與我相目結成親親者為入不

我修道德爾謂初與已善時也

言兮出不辭言神往來奄忽入不語言出乘

回風兮載雲旗言司命之去乘風載雲其形自

善後乃往來飄忽出入不言不辭乘風

載雲以離於我喻君之心與我相背也

悲莫悲兮

生別離屈原思神略畢憂愁復出乃長歎曰人居

也補曰樂府有

樂莫樂兮新相知言天下之樂

始相知之時也屈原言已無新相知之樂而有生別

離之憂也五臣云喻已初近君而樂後去君而悲也

荷衣兮蕙帶儵而來兮忽而逝言司命被

來奄忽難當值也儵一作倏來一作倏來五臣云言神

倏忽往來終不可逢以喻君補曰莊子䟽曰儵為有

無忽為

夕宿兮帝郊帝謂君誰須兮雲之際

言司命之去暮宿於天帝之郊誰待於雲之際乎幸

其有意而顧已五臣云須待也與君猶待已而命之

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至兮水揚波王逸無

無此二句文選遊作游女作汝風至作颶起五臣云

汝謂司命九河天河也衝颶暴風也補曰此二句河

伯章中

與女沐兮咸池咸池星名蓋天池也一作

語也

晞女髮兮陽之阿晞乾也詩曰匪陽不晞阿曲

俱沐咸池乾髮陽阿齋戒潔已與君俱行行政教以治於國

願與司命共為清潔喻已與君俱行行政教以治於國

補曰晞音希淮南曰日出湯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

是謂晨明登于扶桑是謂朏明至于曲阿是謂旦明

遠遊曰朝濯髮於湯谷

兮夕晞余身兮九陽

望美人兮未來美人謂

司命

司命

司命

司命

司命

司命

司命

司命

司命

司命

司命

司命

臨風况兮浩歌

况失意負言已思望司命而未肯

至也五臣云以喻望君之使未至臨風况然

孔蓋

兮翠旒

言司命以孔雀之翅為車蓋翡翠之羽為

揚字補曰相如賦云宛雛孔雀禮曰蓋之圓也以象

天漢樂歌曰登九天兮撫彗星

九天八方中央也

之上撫持彗星欲掃除邪惡輔仁賢也五臣云飛登

矣補曰左傳曰天之有彗以除穢也爾雅彗星為

長劍兮擁幼艾

竦執也幼少也艾長也言司命

民長少使各得其命也釋文竦作懲補曰竦懲並息

拱切竦立也國語曰竦善抑惡懲驚也孟子曰知好

色則慕少艾說者曰艾美好也戰國策云今為天下

謂幼艾美女也離騷以美女喻賢臣此言人君當遇

惡揚善佑賢輔德也或曰麗姬艾封人之子也故美

女謂之艾猶姬貴姓

因謂美妾為姬耳

方無所阿私善者佑之惡者誅之故宜為萬民之平

正也蓀一作荃五臣云蓀香草謂神也以喻君補曰

正音征

叶韻

少司命

暎將出兮東方

謂日始出東方其容暎暎

檻兮扶桑

吾謂日也檻楯也言東方有扶桑之

其扶桑爰始而登照曜四方日以扶桑為舍檻故撫

日照吾檻兮扶桑也補曰檻闌也戶鞮切楯音盾撫

余馬兮安驅

余謂日也補曰淮南曰日至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馬是謂懸車車

日所乘也馬駕車者也御之者義和也女即義和馬即六龍見騷經注

夜皎皎兮

既明

言日既陞天運轉而西將過太陰徐撫其馬安驅而行雖幽昧之夜猶皎皎而自明也皎

一作皎補曰皎字从日與皎同此言日之將出義和御之安驅徐行使幽昧之夜皎皎而復明也補曰舊

本明駕龍乘雷也春秋命曆序曰皇伯登扶桑日之陽駕

音亡駕龍乘雷也春命曆序曰皇伯登扶桑日之陽駕

六龍以上下淮南曰雷以為車輪注云雷轉氣也輔張留切方言曰輔

楚韓之間謂之輔載雲旗兮委蛇言日以龍為行以雲為旌旗委蛇而

長委一作透蛇一作地長太息兮將上心低徊

兮顧懷

言日將去扶桑上而升天則徘徊太息顧念其居也低一作徘徊

不即進貞出不忘本行則思歸物之情也以諷其君迷不知復也上上聲升也

羌聲色兮

娛人

娛樂也

觀者憺兮忘歸

憺安也言日色光明且耀

四方人觀見之莫不娛樂憺然意安而忘歸也補曰東方既明萬類皆作有聲者以聲聞有色者以色見

耳目之娛各自適焉以喻人君有明德則百姓皆注其耳目也

絙瑟兮交鼓張絙急也交鼓對擊鼓也絙一作瑟促柱

王逸無注簫一作蕭補曰儀禮有笙磬笙鍾周禮笙師共其鍾笙之樂注云鍾笙與鍾聲相應之笙然則

簫鍾與簫聲相應之鍾與簫其呂切爾雅未謂之虛縣鍾磬之木也

兮吹竽

竽樂器名也言已願供脩香美張施琴瑟吹鳴竽列備衆樂以樂大神饒一作

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一寸三分名翹橫吹之小

者尺一寸廣雅云
八孔竽已見上
思靈保兮賢媵
靈謂巫也媵好

好之巫使與日神相保樂也補曰古人云詔靈保召
方相說者曰靈保神巫也媵音戶叶韻舊苦胡切未

詳**翺飛兮翠曾**
曾舉也言巫舞工巧身體翺然
若飛似翠鳥之舉也補曰翺小

飛也許綠切曾作滕
切博雅曰翺翥飛也
展詩兮會舞
展舒補曰展

會舞猶**應律兮合節**
言乃復舒展詩曲作為雅
合舞也
節補曰應於證切漢樂

歌曰展詩應律銷玉鳴
靈之來兮蔽日
言日神

是來下從其官
屬蔽日而至也
青雲衣兮白霓裳
言日神來

上衣白霓為下裳也日出東方入西方
故用其方色以為飾也補曰霓見騷經
舉長矢兮

射天狼
天狼星名以喻貪殘日為王者王者受命
必誅貪殘故曰舉長矢射天狼言君當誅

惡也射一作射補曰射食亦切晉書天文
志云狼一星在東井南為野將主侵掠
操余弧

兮反淪降
言日誅惡以後復循道而退下入太陰
之中不伐其功也補曰操持也七刀切

弧音胡說文曰木弓也一曰往體寡來體多曰弧淪
沒也降下也戶江切叶韻晉志曰弧九星在狼東南

天弓也主備盜賊天文大象賦注云弧矢九星常屬
矢而向狼直狼多盜賊引滿則天下兵起河東賦云

攫天狼之威弧思玄賦云彎威
弧之拔刺兮射嶠塚之封狼
援北斗兮酌桂

漿
斗謂王爵言誅惡既畢故引玉斗酌酒漿以爵
命賢能進有德也補曰援音爰引也詩云酌以

大斗斗酒器也又曰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此以
北斗喻酒器者大之也斗舊音主射天狼酌桂漿以

諷其君不能
過惡揚善也
撰余轡兮高駝翔
駝一作馳一無

免切定也持也遠遊曰撰余轡而正策反淪降者喻
人君退託不自有其功高馳翔者喻制世馭民於萬

物之 **杳冥冥兮以東行** 言日過太陰不見其光

而復出或曰日月五星皆東行也一云翔杳冥兮一

無以字補曰杳深也冥幽也日出東方猶帝出乎震

東君

博雅曰朱明耀靈東君日也漢書郊祀志有東君

與女遊兮九河

河為四瀆長其位視大夫屈原

也九河徒駭太史馬頰覆黼胡蘇簡絮鈎磐葦津也

補曰女讀作汝下同九河名見爾雅書曰九河既道

注云河水分為九道在兗州界又曰又北播為九河

同為逆河入于海注云分為九河以殺其溢漢許商

上書云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葦津今見在成

平東光葦縣界中自葦津以北至徒駭其間相去二

百餘里是知九河所在徒駭最北葦津最

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為八枝也

衝風起

兮橫波 衝隧也屈原設意與河伯為友俱遊九河

無所也一本橫上有水字五臣云

衝風暴風也補曰詩云大風有隧

蓋駕兩龍兮驂螭 言河伯以水為車驂駕螭龍

補曰括地圖云馮夷常乘雲車駕二龍史記曰水神

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為候博物志曰水神乘魚龍驂

蒼舍切在旁曰驂驂兩駢也螭丑知切說文云如龍

而黃北方謂之地樓一說無角曰螭一音离集韻螭

蠡龍 **登崑崙兮四望** 崑崙山河源所從出補曰

應天河山海經云崑崙山有青河白河赤河黑河環

其墟其白水出其東北陬屈向東南流為中國河爾

崑崙萬里之山周望四方心意飛揚

日將暮兮悵

志欲陞天思念浩蕩而無所據也

志欲陞天思念浩蕩而無所據也

忘歸言崑崙崑崙之中多奇怪珠王之樹觀而視之不

言登崑崙以望四方無所適從

惆悵歎息而忘歸也悵失志也

惟極浦兮寤懷

寤覺也懷思也言已復徐惟念河之極浦江之遠碕

則中心覺寤而復愁思也補曰惟思也極浦所謂望

浦是也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朱宮

言河伯所居以魚鱗蓋屋堂畫蛟龍之文紫貝作闕

朱丹其宮形容異制甚鮮好也文苑作珠宮補曰河

伯水神也故託魚龍之靈何為兮水中

言河伯之屋殊

魚

大鼈為龜魚屬也逐從也言河伯遊戲遠出乘龍近出乘龜又從鯉魚也一無文字補曰龜音

元紀年曰穆王三十七年征伐起師至九江叱鼈鼈

以為梁陶隱居云鯉魚形既可愛又能神變乃至飛

越山湖所以琴高乘之按山海經睢水東注江其中

多文魚注云有班采也又文選云騰文魚以警乘注

云文魚有翅能飛逸乎

與女遊兮河之渚流

魚為鯉豈亦有所據

流澌解冰也言屈原願與河伯

澌紛兮將來下

遊河之渚而流澌紛然相隨來

下水為汚濁故欲去也或曰流澌解散屈原自比流

澌者欲與河伯離別也補曰渚洲也澌音斯從父者

流冰也從水者水盡

子交手兮東行

也此當從公下音戶

子謂河伯

與河伯別子宜東行還於九河之居我亦欲歸也

送

一本子上有與字補曰莊子曰河伯順漆而東行

美人兮南浦

賦云送君南浦傷

波滔滔兮來迎魚鱗鱗兮

滕予

滕送也言江神聞已將歸亦使波流滔滔來

補曰滔土刀切水流自詩曰滔滔江漢滕以證切予音與屈原託江海之神送迎已者言時人遇已之不

河伯

山海經曰中極之淵深三百仞唯冰夷都焉冰夷人面而乘龍

穆天子傳云天子西征至于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居冰夷無夷即馮夷也淮南又作馮遲抱朴子釋鬼篇曰馮夷以八月上庚日

渡河溺死天帝署為河伯清冷傳曰馮夷華陰潼鄉隄首人也服八石得水仙是為河伯博物志云昔夏禹觀河見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豈河伯也馮夷得道成仙化為河伯道豈同哉

若有人兮山之阿

若有人謂山鬼也阿曲隅也

被薜荔兮帶

女羅

女羅兔絲也言山鬼仿佛若人見於山之阿被薜荔之衣以免絲為帶也薜荔兔絲皆無

根緣物而生山鬼亦晻忽無形故衣之以為飾也羅一作蘿補曰爾雅云唐蒙女蘿女蘿兔絲詩云蔦與

女蘿施于松上吕氏春秋云或謂菟絲無根也其根不屬地菟苓是也抱朴子云菟絲之草下有伏菟之

根無此菟則絲不生

既含睇兮又宜笑

睇微眄也言

於上然實不屬也山鬼之狀體含妙容美目盼然又好口齒而宜笑也

五臣云山鬼美貞既宜含視又宜發笑補曰睇音弟傾視也一曰目小視也說文云南楚謂眇曰睇眇眠

見切詩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大招曰靨舖奇牙宜笑嗎只山鬼無形其情狀難知故含睇宜笑以喻媵

美乘豹從狸以譬猛烈辛夷杜衡以况芬芳不一而足子慕予兮善窈窕

子謂山鬼也窈窕好貞詩曰窈窕淑女言山鬼之貞也

既以姱麗亦復慕我有善行好姿故來見其容也善
一作善五臣云喻君初與已誠而用之矣補曰窈音
奇窈徒了切方言云美狀為窈美
心為窈注云窈幽靜窈開都也
乘赤豹兮從

文狸

狸一作狸五臣云赤豹文狸皆奇獸也將以
乘騎侍從者明異於衆也乘一作乘補曰從

隨行也才用切豹有數種有赤豹有玄豹有白豹詩
曰赤豹黃羅陸機云毛赤而文黑謂之赤豹狸有虎
斑文者有猫斑者河伯云乘白龜兮逐文
魚山鬼云乘赤豹兮從文狸各以其類也
辛夷車

兮結桂旗

辛夷香草也言山鬼出八乘赤豹從文
狸結桂與辛夷以為車旗言其香潔也

文選桂誤作旌補曰以辛夷香
木為車結桂枝以為旌旗也

被石蘭兮帶杜

衡

石蘭杜衡皆香
草衡一作蘅

折芳馨兮遺所思

所思謂清

潔之士若屈原者也言山鬼修飾衆香以崇其善屈
原履行清潔以厲其身神人同好故折芳馨相遺以

同其志也五臣云所思謂君也喻已被帶
忠信又以嘉言而納於君也補曰遺去聲

余處幽

篁兮終不見天

言山鬼所處乃在幽篁之內終
不見天地所以來出歸有德也

或曰幽篁竹林也五臣云幽深也篁竹叢也補曰篁
音皇漢書云篁竹之中注云竹田曰篁西都賦云篠
簞敷衍編町成篁
注云篁竹墟名也
路險難兮獨後來

阻又難故來晚暮後諸神也五臣云言已處江山竹
叢之間上不見天道路險阻欲與神游獨在諸神之
後喻已不得見君讒邪填塞難以
前進所以索居於此補曰來音釐
表獨立兮山之

上表特也言山鬼後到特
立於山之上而自異也
雲交冥兮而在下杳

冥冥兮羌晝晦

言山鬼所在至高翹雲出其下
雖白晝猶暝晦也五臣云表明

也雖明然自異立於山上終被雲鄣蔽其下使不通
也容容雲出白杳深也晦暗也羌語詞也言雲氣深

厚真真使晝日昏暗一云日窈冥兮羌
畫晦補曰此喻小人之蔽賢也下音戶

神靈雨則飄風貞詩曰匪風飄兮言東風飄然而起東風飄兮

和屈原自傷獨無和也飄一作飄留靈脩兮憺

忘歸靈脩謂懷王也歲既晏兮孰華予晏晚也孰誰也言已

宿留懷王翼其還已心中憺然安而忘歸年歲晚暮

將欲罷老誰復當令我榮華也五臣云言君若能除

去讒邪我則可進留止於君所不然則歲晏衰老孰

能榮華我乎補曰留止也君所不讀為宿留之留此言

當及年德盛壯之時留於君所日月逝矣孰能使衰

老之人復榮華乎自此以下屈原陳已之志於山鬼

也予音與采三秀兮於山間三秀謂芝草也補曰爾

逢原作藏芝賦序云離騷九歌自詩人所紀之外地

瑞草也苗音囚思玄賦云翼一年之三秀近時王令

所常產目所同識之草盡矣而芝復獨遺說者遂以

九歌之三秀為芝予以其不明又其辭曰適山而采

之芝非獨山草蓋未足據信也余按本草引五芝經

云皆以五色生於五岳又淮南云紫芝生於山而不

能生於盤石之上則芝正生於石石磊磊葛草蔓蔓或曰三秀

山間耳逢原之說豈其然乎石磊磊葛草蔓蔓或曰三秀

葛蔓言已欲服芝草以延年命周旋山間采而求之

秀材之士隱處者也言石葛者喻所在深也五臣云

芝草仙藥采不可得但見葛石爾亦猶賢哲難逢諛

諛者衆也補曰磊衆石兒魯猥切詩曰葛之覃兮施

君思

怨公子兮悵忘歸

公謂公子椒也言已所以

君思

君思

君思

君思

君思

君思

君思

君思

君思

君思

君思

君思

君思

君思

君思

君思

君思

君思

君思

君思

君思

我兮不得聞

言懷王時思念我顧不肯以閒暇

我兮不得聞

我兮不得聞

我兮不得聞

我兮不得聞

我兮不得聞

我兮不得聞

我兮不得聞

我兮不得聞

我兮不得聞

我兮不得聞

我兮不得聞

我兮不得聞

我兮不得聞

我兮不得聞

我兮不得聞

我兮不得聞

我兮不得聞

我兮不得聞

我兮不得聞

我兮不得聞

我兮不得聞

我兮不得聞

思為小人在側亦無暇
召我也補曰間音閑

山中人兮芳杜若

山中
人屈

原自謂也飲石泉兮蔭松柏

言已雖在
山中無人
之處猶取
杜若以為

芬芳飲石泉之水蔭松柏之木飲食居處動以香
潔白脩飾也五臣云飲清潔之水蔭貞實之木

思我兮然疑作

言懷王有思我時然疑作
故令狐疑也五臣云讒邪在旁

起其疑惑作起也補曰然不疑也疑未然也君
雖思我而為讒者所惑是非交作莫知所決也

填填兮雨冥冥

雷一作雷補
曰填音田

後啾啾兮又

夜鳴

又一作狃五臣云填填雷聲冥冥雨自啾啾
後聲皆喻讒言也補曰啾小聲也狃似後余

救風颯颯兮木蕭蕭

言已在深山之中遭雷
電暴雨後猴號呼風木

搖動以言恐懼失其所也或曰雷為諸侯以興於君
雲雨具味以興佞臣後猴鳴以興讒言風以喻政

木以喻民雷填填者君妄怒也雨冥冥者羣佞聚也
後啾啾者讒夫弄口也風颯颯者政煩擾也不蕭蕭

者民驚駭也蕭蕭文苑作搜搜補
曰颯蘇合切搜搜動自與蕭同

思公子兮徒離
憂言已怨子椒不能見賢使國若此但使我羅其憂愁

離羅也

山鬼

莊子曰山有夔淮南曰山出
嘯陽楚人所祠豈此類乎

操吳戈兮被犀甲

戈戟也甲鎧也言國殤始從
軍之時手持吳戟身被犀鎧

而行也或曰操吾科吾科楯之名也補曰操持也說
文云戈平頭戟也考工記曰吳粵之劍又曰吳粵之

金錫爾雅曰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考工記
曰犀甲壽百年荀子曰楚人鮫革犀兕以為甲鞞如

金石鞞堅
車錯轂兮短兵接
錯交也短兵刀劍
也言戎車相迫輪

各切詩傳云東西為交邪行為錯司馬法曰弓矢圍

長以衛短短以救長 旌蔽日兮敵若雲 言兵士竟

路趣敵旌旗蔽天敵 矢交墜兮士爭先 言墜也

相射流矢交墜壯夫奮怒爭先在 凌余陣兮躡

余行 凌犯也躡踐也言敵家來侵凌我屯陣踐躡

天陳地陳人陳雲鳥之陳左傳有魚麗之陳行陳之

義取於陳列耳俗作阜傍車非也躡躡並音獵行胡

切左驂殪兮右刃傷 殪死也言已所乘左驂馬

遠遊計切驂見 霾兩輪兮執紱四馬 紱紱也詩曰

必死也霾一作埋 補曰霾讀若埋紱陟立切 援

玉枹兮擊鳴鼓

言已愈自厲怒勢氣益盛援一

也左傳卻克傷於矢

天時墜兮威靈怒 墜落也

關適遭天時命當墜落雖身死亡而威 嚴殺盡兮

棄原壑 嚴壯也殺死也言壯士盡其死命則骸骨

韻出不入兮往不反 言壯士出關不復顧入平

原忽兮路超遠 言身棄平原山壑之中去家道

帶長劍兮挾秦弓 言身雖死猶帶劍持弓示

志云秦地迫近戎狄以射獵為 首身離兮心不

懲 懲恣也言已雖死頭足分離而心終不 誠既

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

言國殤之性誠以勇

猛剛強之氣不可凌犯也

身既死兮神以靈子魂魄兮

為鬼雄

言國殤既死之後精神強壯魂魄武毅長為百鬼之雄傑也一云冤鬼毅一云子魄

毅補曰左傳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疏云人稟五常以生感陰陽以靈有身體之質名之曰形有嘘吸之動謂之為氣氣之靈者曰魄既生魄矣其內自有陽氣也氣之神者曰魂魂神靈之名本從形氣而有附形之時耳目心識手足之神為魂附形之靈者謂初生之時耳目心識手足運動啼呼為聲此則魄之靈也附氣之神者謂精神性識漸有所知此則附氣之神也魄在於前魂在於後魄識少而魂識多人之生也魄盛魂強及其死也形銷氣滅聖人緣生以事死改生之魂曰神改生之魄曰鬼合鬼與神教之至也魂附於氣氣又附形強則氣強形弱則氣弱魂以氣強魄以形強淮南子

曰天氣為魂地氣為魄注云魂人陽神魄人陰神也

國殤

謂死於國事者小雨雅曰無主之鬼謂之殤

成禮兮會鼓

言祠祀九神皆先齋戒成其禮也乃傳歌作樂急疾擊鼓以稱神意

也成一

傳芭兮代舞

芭巫所持香草名也代更也言祠祀作樂而歌巫持

芭而舞訖以復傳與他人更用之芭一作巴補曰芭下加切司馬相如賦云諸柘巴且注云巴且草一名

焦姁女倡兮容與

姁好貞謂使童稚好女先倡而舞則進退容與而有節度

也與一作冶補曰

春蘭兮秋菊

菊一作鞠補曰古語云春蘭秋菊

菊各一時

長無絕兮終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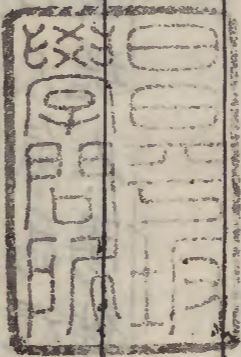
言春祠以蘭秋祠以菊為芬芳長相繼承

無絕於終古之道也

禮魂

禮一作祀魂一作鬼或曰禮魂謂以禮善終者

楚辭卷第二



文政丙辰

